

廣博物志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五

隴西董斯張纂

豫章丁立表訂

聲樂三鐘 簞 鼓 簫 笛 琵琶

炎帝伯陵作鐘山海經云又云鼓更始為鐘又周禮云昆氏為鐘世本垂作鐘

皇圖要紀云帝倍作鐘磬

謹按世本垂作鍾秋分之音也風俗通

昆氏為鍾見入水不溺以名鍾工記其虛浮之義兩樂謂之銑銑

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鈺鈺上謂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一 高暉堂

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

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

上之攏謂之隨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鈺以其鈺

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

舞修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鈺之長為之甬長

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參

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

震動薄厚不得其宜則震動不得中清濁之所由出聲之清濁出於此侈并之所由興口之後弁有說當推其出鐘已起于此

厚則石其聲不出已薄則播聲侈則柞形大則斧斧則

鬱形小則聲長甬則震甬鐘柄也甬長則震而不定是故大

鍾上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鈺

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鍾形大則宜長而失于短則其

聲疾而短聞疾急也短聞者聲易竭也鍾小而長鍾形小則宜短而失

於則其聲舒而遠聞舒緩也遠聞謂聲難息也為遂六分其

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圓之周禮

鍾師掌金奏擊金以為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四方賓來奏之童夏臣有功齊夏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二 高暉堂

夫人祭族夏族人侍被夏餐酢而鷺夏公出入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

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蘋堂鞀鼓纓鼓

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凡樂鐘

磬之半為堵全為肆並土

鐘一名長嘯一名繁俗美囊橋柚

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遠之則磬音章物

固有近不若遠遠不知近者淮南子君子鑠金為鐘四時九乳是以撞鐘以知君鐘

調則君道得

宋叶圖徵。宋均注曰九乳法九川。

魚復鼓鐘鐘牛

魚復南蠻貢鼓及鐘而似牛。周書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鐘鳴而右五鐘皆

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

拱則抱鼓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

撞蕤賓以治容貌蕤賓有聲鶴震馬鳴及僕介

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

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

韓詩外傳

黃帝本陰陽審風聲命榮後鑄十二鐘以協月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三一 高暉堂

簡以詔音詔

黃帝作五聲以政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

鐘重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景鐘味其明五曰

黑鐘隱其常

管子

巖頊有浮金之鐘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聲

振百里石浮于水上如萍藻之輕取以為磬不

加磨琢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含莫之樂其音清

密落雲間之羽鯨鯢遊湧海水恬波

拾遺記

齊景公鑄大鐘撞之於庭下郊雉皆雉

淮南子

晉孟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徒鐘石之懸不

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

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唯有二士曰顏回茲無

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唯此二者耳吾

盡於此矣容由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

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

富可著於春秋

國語

景公為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

朝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對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四 高暉堂

曰鐘大不以禮故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

氣不得上薄故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

日也陰莫勝於雷故曰將毀

晏子春秋

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

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矣師曠曰

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耻

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

呂氏春秋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

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久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

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

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

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

鐘而朝可也尸子

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淮南子

子胥入郢毀十龍之鐘賈子

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

衰也作為巫音呂氏春秋

武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達於臺上撞碧玉之鐘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五一 高暉堂

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箎唱來雲依日之曲冥記

旋官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

之順帝陽嘉二年復廢累代皆黃鐘一均變極

七音則五鐘廢而不擊謂之啞鐘通典

黃初中鑄工柴玉巧有思想協律都尉杜夔令

玉鑄鐘其聲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

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訐白於魏王魏王取玉

所鑄鐘襍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於是罪玉及

諸子皆為養馬主水書

西河有鐘在水中晦朔輒鳴聲響悲激羈客聞

而悽愴異苑

晉惠帝時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

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

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官商相諧宮中朝暮撞

鐘故聲相應可錯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

卽不復鳴小說

張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牟武嘗以問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六一 高暉堂

永答曰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

遂清越南史

釋僧是從京至洛忽於一日正午僧寢之時自

上樓鳴鐘急衆僧出房怪問所以寔告僧曰人

各速備香火急赴集堂僧既集已又告僧曰人

各用心修理佛事齊誦觀音以救江南梁國其

寺講堂欲崩恐損道俗宜共救厄常爾之時揚

都講堂正論法集道俗向千充滿其中忽聞西

而入直出南門合堂驚出靴履忘着共逐聽聲  
人既出盡堂欵摧倒大衆得全法苑珠林

梁普通年小莊嚴寺有道德禪師戒行淳直每  
厭此身將同毒樹若身命無常棄屍隕林施與  
鳥獸於檀屢成滿亦爲善業乃積薪柴漸就滅  
食至普通七年十一月三日鐘自虛鳴寺衆驚  
恐莫測何相其月八日鐘復自鳴乃與大衆共  
結善緣爾後不復更食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  
飲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衆同往見瓶發五色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七 高暉堂

光至二十九日旦寺主僧全等數人共登禪室  
遙見龕中紫光外照其日將暮忽有群鳥五六  
百頭同集一樹俄頃西飛是夜二更初竟寺有  
祥色光映燭房宇至五更中聞山頂上火聲振  
烈驚走往觀見禪師合掌火中梁高僧傳

法安欲作畫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見一人  
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鐘覺掘之果得二口因  
以青成像後以一鐘助達公鑄佛餘一武昌太  
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神僧傳

釋植相入青城山聚徒未暇經始迴便遷化初  
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  
植梧桐一株極爲繁茂夏月忽無故葉落又維  
那且打鐘初不發聲大小疑怪須臾信報相已  
終乃知樹枯鐘墮表其遷化之晨也上

祇桓戒律院內有銅鐘重三十萬斤四天王共  
造欲集大千聖衆目連以通方擊之聲震遠聞  
臺高七十丈鐘形如吳地者四面多有日月星  
辰山川河海之像兼斗斛秤尺之形目連所擊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八 高暉堂

隨事所表聲出告知凡僧打者但聲出而已其  
戒場院內復有大鐘臺高四百尺上有金鐘重  
十萬斤形如盃器上有千輪王像亦有千子各  
各具足復有九龍八功德水種種諸相莊嚴此  
之大鐘劫初之時輪王所造聖人受戒已得道  
者擊之聲震三千一切聖人聞皆證果惡趣聞  
者得宿命通祇桓別有論師院有一銅鐘形如  
腰鼓是乾闥婆王之所造也上有梵王帝釋魔  
王四王八部男子等像若有異學外道欲來擊



論則使神通羅漢擊之聲震三千諸外道等將  
欲擊揚聞此鐘聲諸根訥鈍無敢發言若有好  
心請決疑者聞此鐘聲開發菩提得不退轉法苑珠林  
有別院名修多羅院有一石鐘形如吳樣如青  
碧玉可受十斛鼻上有三十三天像四面以金  
銀隱起東西兩面有大寶珠陷在腹中大如五  
升八角分曜狀若華形周市作十方諸佛初成  
道像至初日出時鐘上有諸化佛說十二部經  
舍衛城童男童女悉來聽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九 高暉堂

阿難房前有一鐘磬可受五升磬子四邊悉黃  
金縷作過去佛教弟子文鼻上以紫磨金為九  
龍形背上立天人像執椎擊之聲震三千音中  
亦說諸佛教誡弟子法此磬梵天王造及佛滅  
後安竭龍王亦收入海宮中吐以

無句作磬世本

黃帝使伶倫造磬通纂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一鼓  
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

以其一為之學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前  
周禮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編鐘編磬各十有六共為一樂教縵樂

燕樂之鐘磬燕樂合六代之樂也凡祭祀奏縵

樂樂亦曰磬師奏縵樂也

鍾于朝夜間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  
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  
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  
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是故悲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十一 高暉堂

呂氏春秋

招僊閣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

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詞寶記

鼓一名吹雲謂若錘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

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

祀雷鼓八面鼓也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也以路鼓鼓鬼

享路鼓四面鼓也以鼗鼓鼓軍事鼗大也鼗鼓長八尺

以磬鼓鼓役事磬緩也磬鼓長八尺以役以晉

鼓鼓金奏

晉進也晉鼓長六尺六寸金作而後奏故欲其進也

以金鐸和

鼓

鐸淳于也鼓借而和之

以金鑼

止鼓

鏡如鈴無舌鼓退而止之

以金鑼通鼓

祀百物之神

舞

舞千戚之舞

有捍殺

之功

○凡軍旅夜鼓鑿軍動則鼓

其衆田役亦如之

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

大僕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鼓者郭也春

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十一 高暉堂

帝代蚩尤玄女為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

百里連震三千里

黃帝內傳

建鼓大鼓也少昊作之為衆樂之節

通禮義纂

吳王夫差移於建康之宮南門有雙鶴從鼓中

而飛上入雲中

吳錄

洞庭山有宮五門東有石樓樓下兩石鼓扣之

其聲清越世所謂神鉦也晉孝武樂章曰神鉦

一震九域同來

郡國志

郡西有白鵠山上有石鼓一扉中居人祀山神

乃推此鼓數十里聞如金石之響相傳云此山

有鵠飛入會稽郡雷門鼓中打鼓聲洛陽聞之

後孫恩亂兵擊破中有二鵠上天而去自是不

復鳴後人呼為潛鵠鼓

六朝事迹

陽山縣有豫章木可二丈號為聖木秦人伐為

鼓顙顙成忽奔逸至桂陽

盛弘之荊州記

晉孝武大元末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

之音于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許指長數

尺來摸經案是歲帝崩

異苑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十一 高暉堂

桓玄既篡後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

相和作籠歌云車無軸依孤木繩縛腹芒籠目

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聲甚哀楚日既

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明

年春而桓敗車無軸依孤木桓字也玄死果以

繩縛其屍芒籠其首沉諸江中

晉書

孫抱為延陵縣高爽謁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

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肚有八尺圍腹無

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抱形體肥壯

腰帶十圍爽故以比譏之南史

北齊諸州鑼成各給鼓吹諸王給赤鼓赤角皇

子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給青鼓青角中

州以下及諸州鑼皮給黑鼓黑角器皆有衣並

同鼓色焉北齊書

簫一名石弦一名紫佩三賦帖

伏義作簫十六管通義纂

按舜竹簫其形參差象鳳翼管長三尺風俗通

簫史吹簫常致孔雀神仙傳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高暉堂

真人彈雲璈吹九鳳之簫神州之笙其音逸響

流激千尋空洞靈章

九靈簫僊人吹以自娛聲聞四十里海錄

馬先生能使人吹簫比妙般輸墨翟曰不劣

古矣傅子

涼州人發涼王張駿墓得赤玉簫紫玉笛三十

昔者淳古葦籥觀創人籟之源女媧笙簧仍昭  
鳳律之首後聖廣業稽古彌崇伶倫含少乃擅

此竹之工虞舜昭華方傳刻玉之美隋志

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篔以一天下之音

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瑄漢章帝時零陵文

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瑄知古以玉

為瑄後乃易之以竹為瑄耳夫以玉作音故神

人和鳳凰儀也風俗通

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以為

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聽鳳鳴以別

十二律比雄雌之聲以分律呂上下相生因黃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高暉堂

鍾為始

笛本四孔京房加一孔於後為商聲

孔子援律吹命陰得羽之宮春秋孔演圖

武遊郎者言昔見漢武帝乘蔚金檝泛積翠池

自吹縹玉笛

李陵為單于圍夜半使郭超吹笛聲多悲慘胡

人皆流涕解圍北走瓊環記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  
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酒

滔武漢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漢

多奏淫古今注

馬融為督郵無留事臥鄱陽瑯中逆旅吹笛為

氣出精列相和馬融長笛賦序注云氣出精列二曲名

蔡邕告吳人曰吾昔於會稽高遷亭見屋椽有

東問第十六可為笛取用果有異聲文士傳

予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

階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

竹為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五 高暉堂

絕故歷代傳之而不幸折於孫綽妓之手惜哉

伏滔長笛賦序

昔晉時有人以篋臂骨為笛吹之其聲清圓絕

勝竹笛酉陽雜俎

綠珠為梁伯女生而好音伯常至山中聞吹笛

異於常聲覓之弗得忽聞空中語云汝子好音

發傳一曲連歸乎伯以為神仙遂下拜因語曰

汝即歸妾取西井方草結一人形被以袿服珠

翠盃盃酒盃飯命女呼我名曰茵于至三更我

當至矣伯歸如法至時果至空中吹笛音極要

眇綠珠聽之得十五曲一字不差因各笛曰茵

又曰遠歸遠歸僂笛名志奇

崔文子能吹及潮之笛吹已積潮橫下險於廣

陵之濤潛居錄

梁武帝素善鍾律制為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

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

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

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夫 高暉堂

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

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

通考

以下等 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准六合絃柱十

二擬十二月傳子

箏秦聲也傳玄箏賦序曰世以為蒙恬所造今

觀其體合法度節窅及樂乃仁智之器豈亡國

之臣所能關思哉風俗通則曰筑身而瑟絃不

知誰所改作也宋書



等一名東死道俗論

安定隴西道其谷中有彈箏之聲行人過聞之謂之彈箏谷

何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

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帝答曰局子

之賜安必非張武之金耶南史

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傅子

梁張稷環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疾終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七高暉堂

毀瘠過人州里謂之淳差長兄璋善彈箏稷以

劉氏先執此伎聞璋為清詞便悲感頓絕遂終

身不聽之上以

笙師掌教歛竿笙埙簫簫篪遂管春牘應雅以

教祓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

如之周禮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

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風俗通

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

違性隨時好也劉子

劉翹翹謂薛昭曰妾有賓釜離辛之笙吹之令

人及聽道俗論以

批把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

把因以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

絃象四時風俗通傅立云烏孫公主嫁昆彌

孔貴嬪琵琶名懷風女紀志

吳赤烏三年句章民楊虔至餘姚夜行有一年

少持琵琶求寄載虔受之鼓琵琶數十曲曲畢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大高暉堂

乃吐舌擘目以怖虔而去復行二十里許又見

一老父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鬼工鼓

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復擘眼吐

舌度怖幾死搜神記

豫章王井宅後堂集會沈文季與褚彥回並善

琵琶酒闌彥回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

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

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彥回顏色無異終曲

而止南史

晉永嘉中李謙善琵琶元嘉初往廣州夜集坐

倦悉寢惟謙獨揮彈未輟便聞窓外有唱佳聲

每至契會無不擊節謙怪語曰何不進耶對曰

遺生已久無宜干突始悟是鬼異苑

楚遊上表乞宿衛拜駙馬都尉楚無學好遨遊

音樂及畜歌者琵琶箏笛每行將以自隨三輔

桓宣武外甥恒在坐鼓琵琶宣武醉後指琵琶

曰名士固亦操斯器語林

隋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十九 高暉堂

都令言之于嘗于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

子曲令言時臥室中間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

子曰此曲興自蚤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

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

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

所以知之帝竟被弑于江都北史○以下壁篋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臥彈篋篋為明妃

出塞之聲浴陽加

鄙人謂狐為狸以瑟為空篋此非徒不知狐與

瑟乃不知狸與篋也桓譚新論

篋篋初名坎侯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一后土用

樂令樂人侯暉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奏

也侯者因工人姓爾後言空音訛也古施郊廟

雅樂近世來專用於楚聲宋孝武帝大明中吳

興沈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空侯相似

懷遠後亡其器亦絕宋書

篋篋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

有六引官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上○以下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二十 高暉堂

暴辛公作埴蘇成公作箎世本

黃帝作清角國險賦又蔡邕初志云岐伯作鼓吹

隋作竽女媧作箎世本

漢武帝時丘仲作箎三十六管通禮義纂

箎者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杜肇箎賦

或自蜀得古禮器人莫能識斛斯徵曰此箎于

也遂依于寶周禮注為芒筒將之其聲極清北史

梁有銅磬即今之方響也方響以鐵為之以代

鐘磬通考

故老相承言影戲之原出於漢武帝李夫人之  
亡齊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上念夫人無已廼使  
致之少翁夜爲方帷張燈燭帝坐它帳自帷中  
望見之彷彿夫人象也故今有影戲

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摩弄矢搖丸擣蒲之  
術爲節掾史四十餘年善詆謾二千石隨以詬  
譏皆握其樞要而得其權心趙廣漢爲京兆尹  
下車而黜之終於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掾  
曹西京雜記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廿一 高暉堂

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  
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  
群臣共觀大奇之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  
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  
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

後漢書

馬鈞巧思絕世設爲女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

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

傳玄序

江左猶有高組紫鹿跂行驚食齊王捲衣竿鼠

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扞戲背負靈嶽桂樹

白雪畫地成川之伎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  
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言觀帝庭  
而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及天地之順傷堯倫之  
大乃命太常罷之其後復高組紫鹿又有天台  
山伎

後主雅好傀儡謂之郭公時人戲爲郭公歌曰  
邛鄞郭公九十九伎倆漸盡入滕口大兒緣高  
岡稚子東南走不信吾言時當看歲在酉及將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廿二 高暉堂

敗果邛鄞高郭聲相近九十九末數也滕口鄧  
林也大兒謂周帝太祖子也高岡後主姓也雉  
鷄頭武城小字後敗於鄧林盡如歌言

非齊書

煬帝別敕學士杜寶修水飾圖經十五卷新成  
以三月上巳日會羣臣於曲水以觀水飾有神

龜負八卦出河授於伏羲黃龍負圖出河玄龜  
銜符出洛水鱸魚銜籙圖出翠嬀之水並授黃

帝黃帝齋于玄扈鳳鳥降於洛上丹甲靈龜銜  
書出洛授蒼頡堯與舜坐舟於河鳳凰負圖赤

龍載圖出河並授堯龍馬銜甲文出河授舜堯  
與舜遊河值五老人堯見四子於汾水之陽舜  
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黃龍負黃符璽圖出河授  
舜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水白而長人而  
魚身捧河圖授禹舞而入河禹治水應龍以尾  
畫地導決水之所出鑿龍門疏河禹過江黃龍  
負舟玄夷蒼水使者授禹山海經遇兩神女於  
泉上帝天乙觀洛黃魚雙躍化為黑玉赤文姜  
嫫於河濱偃巨人之跡棄后禘於寒冰之上烏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三三 高暉堂

值青牛自河而出曹瞞浴譙水擊水蛟魏文帝  
興師臨河不濟杜預造河橋成晉武帝臨會舉  
酒勸預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仙人酌醴泉  
之水金人乘金船蒼文玄龜銜書出洛青龍負  
書出河並進於周公呂望釣磻溪得玉璣文釣  
汴溪獲大鯉魚腹中得兵鈴齊桓公問愚公名  
楚王渡江得萍實秦昭王宴於河曲金人捧水  
心劍造之吳大帝臨釣臺望劉備乘馬渡檀溪  
澹臺子羽過江兩龍夾舟淄丘訢與水神戰周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三四 高暉堂

以翼薦而覆之王坐靈沼於初魚躍太子發渡  
河赤文白魚躍入王舟武王渡孟津操黃鉞以  
麾陽侯之波成王舉舜禮榮光幕河穆天子奏  
鈞天樂於玄池獵於漆津獲玄貉白狐鴈西王  
母于瑤池之上過九江龜龜為梁塗修國獻昭  
王青鳳丹鵠飲於洛溪王子晉吹笙於伊水鳳  
凰降秦始皇入海見海神漢高祖隱芒碭山澤  
上有紫雲武帝泛樓舡於汾河遊昆明池去大  
魚之釣遊洛水神上明珠及龍髓漢桓帝遊河

處斬蛟屈原遇漁父卞隨投潁水許由洗耳趙  
簡子值津吏女孔子值浴河女子秋河妻赴水  
孔愉放龜莊惠觀魚鄭弘樵徑還風趙炳張蓋  
過江易谷女子浴日屈原沉汨羅水巨靈開山  
長鯨吞舟若此等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為之或  
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磐石或乘宮殿木  
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  
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  
與水飾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長一丈濶六尺木



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

百戲跳劍舞輪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又作小

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舸以行

酒每一船一人繫酒盃立於舸頭一人捧酒鉢

次立一人撐船在舸後二人盪槳在中央遠曲

水池廻曲之處各坐位晏賓客其行酒船隨岸

而行行疾於水飾水飾行遠池一匝酒船得三

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處即停住擎酒

木人於船頭伸手遇酒客取酒飲訖還盃水人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高暉堂

受孟廻身向酒鉢之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式

自行每到坐客處例皆如前法此並約岸水中

安機如斯之妙皆出自蒼亥之思寶時奉敕撰

水飾圖經及檢核良工圖畫既成奏進敷遣寶

共黃袞相知於苑內造此水飾故得委悉見之

亥之巧性今古罕儔 大業拾遺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五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六

隴西董斯張纂

西陵田弘慈訂

始處 明堂 宮 殿 臺 觀

匡人營國始作而治之謂之建方九里上公之

不宜如是之狹也旁三門城之四旁各為國中

九經九緯國中之路經者九塗為之緯塗九軌

職跡也言經塗之廣可容九車任來然王城之

十二為左祖古社正宮在城之中其左面朝後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五 高暉堂

市其後為市井市朝一夫朝者官吏所會市者

取之地然後夏后氏世室此言三代明堂之制

堂脩二七謂其南北之深十四步也廣四脩

一堂之廣益以四分脩之一五室三四步四三

尺堂上有五室以象五行東北木室東南火室

以西南金室西北水室其深皆三其廣皆益

四步其廣益以三尺也九階南面三階東西

階九四旁兩夾牕以兩總共為八牕白盛灰聖

其壘成門堂三之二廣比正堂有三分之二室

堂脩七尋商人度以尋一尋八尺堂崇三尺四

阿重屋言四方屋陳皆為重屋故號重屋也周人明堂明堂之內有世屋有

其一以名之度九尺之筵每筵長九尺東西

九筵東西之廣為南七筵北三筵深為堂崇

一筵五室與夏制同凡室二筵每室一室中度以凡

此總言量地之堂上度以筵九尺宮中度以尋

一尋一凡五尺野度以步一步六尺涂度以軌七尺廟門容大

局七個閤門容小局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

个廳門二徹三个內有九室路門之內有九室九嬪居

廣博物志 卷之三六 二 高暉堂

之九嬪贊三天人以佐后而外有九室路門之外亦有

九卿朝焉政故其入朝也亦各居一室焉九

分其國以為九分一國之內畫為九九卿治之

三孤六卿合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雉城上之

九卿各治一分為雉則長三丈高於一丈也阿之制五也官隅之制

門阿之制五雉則三丈之長者五也城隅之制九

七雉雉角也官隅高於門阿故為城隅之制九

雉城隅則三丈之長者九也經涂九軌城中經涂

環涂七軌環城之涂野涂五軌野外之涂門阿

之制以為都城之制都城如門阿之制則無過五

也官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諸侯之城如官

七雉環涂以為諸侯經涂諸侯經涂可容七車野涂以為

都經涂都邑經涂可容五車周禮

明堂在國門之外一堂九室四門八階徐慶明

黃圖義云明堂夏后益之為世室堂之大百四

十有四尺坤之策屋圓徑三百一十六尺乾之

策九階者周禮注南三東西北各二賈馬等以

為九等非也禮傳周堂九尺商三尺夏一尺相

三數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六 三 高暉堂

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應象八風四闢法

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

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燭法七十二風白虎通

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木火之際辰木也已火也

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

合議

神農之治天下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

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

延而入之養民以公淮南子

神農氏祀明堂黃帝謂之合宮堯謂之五府論

殷人謂明堂曰陽館尸于

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于明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令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屨南立羣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廣博物志

卷之三六

四一 高暉堂

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周書

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禮含文嘉

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

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命書帝

明堂者布政之宮周治五室東為木室南為火室西為金室北為水室土室在中泰為九室十

二階各有所居

李謚字永和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于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貫合雅衷不苟偏信推廣博物志

卷之三六

五 高暉堂

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核其大畧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禮記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

扱二家叅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向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審義畧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于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六 高暉堂

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十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殿又符周秦雖乖通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

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七 高暉堂

後學非所望于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善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黃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于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歛婦人髮帶麻于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八

高暉堂

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井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牕若爲三尺之戶二尺牕牕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墜牕之室筆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濶狹不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途畧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牕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于戶牕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九

高暉堂

五室于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井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天子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兢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

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于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几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苟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十一 高暉堂

便謂一室有四戶之聽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于當時卽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謂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北史以下官

卷之三十六

十一 高暉堂

堯使禹作宮世本

堯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古大堂基十餘處謂曰堯故亭父老相傳堯南巡登此山故亭卽其行

宮王韶之始典記

帝舜都鄂門古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籥銘記

古文莫有識者述異記

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東方朔傳

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湯伐

之有洛以亡 周書

武王克殷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邇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

天子作居苑宮以觀桑者 穆天子傳

齊桓公宮中二市婦問二百 韓子

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一

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火燒之 越絕書

春申君都吳宮因加巧飾春申死吏照燕窟失

火遂焚 吳地記

宋王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

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于癸王召

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

癸美何也對曰王誠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

掩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韓非子

夫差作天池造青龍舟日與西施為水嬉又有

別館在句容楸梧成林謚云梧宮秋吳王愁

闔閭搆水精宮尤極珍怪皆出自水府 述異記

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為徵行咸陽與武士四

人俱夜出逢蘭池注渭城縣有蘭池宮 三輔黃圖

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常于此度

曲因以為名

養德宮趙王如意年幼未能就外傳戚姬養之

趙王內傳趙媼傳之號其室曰養德宮

甘泉宮一曰雲陽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作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甘泉宮及前殿築甬道 築垣牆如街巷 自成陽屬之關

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秦所造在今池陽

縣西故甘泉山宮以山為名 或曰高泉山蓋宮習俗語訛耳

周匝十餘里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

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園丘祭

天處 漢志雲陽縣有休屠金人徑路神祠三所音義云匈奴祭天處本雲陽甘泉山下秦

帝造闕于南以象方色于甘泉宮更置前殿始

造宮室有芝生甘泉殿邊房中 房中樂有漢舊芝草之歌

儀云芝有九莖芝草歌曰芝九莖連葉芝金色綠葉朱實夜

有光乃作芝房之歌帝又起紫殿雕文刻鏤黼

黻以玉飾之成帝永始四年行幸甘泉郊泰畤

神光降于紫殿今按甘泉谷井岸有槐樹今謂

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揚震關輔古語

云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楊雄甘泉賦所謂

玉樹青葱也甘泉有高光宮又有林光宮有長

定宮竹宮通天臺通靈臺武帝作迎風館于甘

泉山後加露寒儲胥二館皆在雲陽甘泉中西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十五 高暉堂

廂起彷徨觀築甘泉苑建元中作石闕封巒鵠

鵠觀于苑垣內宮南有昆明池苑南有棠梨宮

漢未央長樂甘泉宮四面皆有公車公車主受章疏之處

駘蕩宮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

駘蕩宮駘蕩馬行疾貌馬行迅疾一日之間遍

宮中言宮之大也

天梁宮梁木至于天言宮之高也四宮皆在建

章宮

枌諸宮枌諸木名宮中美木茂盛也

鼓篋宮漢宮閣疏云鼓篋宮周匝一百三十步  
在建章宮西北

竹宮甘泉祠宮也以竹為宮天子居中

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

起扶荔宮宮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苴蒲百

本山薑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

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

甘橘皆百餘本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枝于庭無

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枝稍茂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十五 高暉堂

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

數十人遂不復蒔矣其實則歲貢為郵傳者疲

斃于道極為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

守極陳其弊遂罷其貢

五柞宮漢之離宮也在扶風盩厔宮中有五柞

樹因以為名五柞皆連抱上枝覆蔭數畝並上

長安有鼓篋宮承光宮宜春宮池陽宮黃亞宮

黃山宮望仙宮集賢宮延壽宮祈年宮林苑宮

太乙宮夜无宮昇湖宮谷口宮漢宮闕名



今指宮兮詰木名宮中美木茂盛也

建章宮東起別風闕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遠  
又于宮門北起圓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

赤眉賊壞之 三輔舊事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飛

園中有百靈山山有層石落後巖栖龍岫又

有雁池池間有鶴洲崑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

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

賓客弋釣其中 上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于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去 三五 高暉堂

為簾青琉璃為扇懸黎火齊為牀 洞真記

河間王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

自奉養不踰賓客 西京雜記

漢武以雜寶裝牀屏帳等設于桂宮謂四寶宮

上 燕王且在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間盡閉使侍

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且坐謀反自殺 論衡

漢成帝好微行于太液池侮起宵游宮以漆為

補黑緹之幕器服乘輿皆上黑色既悅于賄

行憎燈燭之照宮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

已下咸帶玄綾簪珮雖如錦繡更以木蘭紗縞

單之至宵遊宮乃秉燭宴幸既罷靜鼓自舞而

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

輦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于輦上覺其行快

疾聞其中若風雷之聲言其行疾也名曰雲雷

宮所幸之宮咸以瓊縹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

雖惑于微行昵宴在民無勞無怨每乘輿返駕

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于道傷國人之窮老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去 三五 高暉堂

者皆歌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

戈長戟劉向谷永指言切諫于是焚宵遊宮及

飛行殿罷宴逸之樂所謂從繩則正如轉圓焉

拾遺記

孝哀廣四時之房靈帝修裸遊之館妖惑為之

則神怨工巧為之則人虐夷國淪家可為 失

高堂隆刻鄴官屋材云後若千年有天子居此

惠帝止鄴官治屋者土剝更泥始見刻字計年

正合 王隱晉書

11

明帝欲起其宮鍾離意上書諫出為魯相後起

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

若在不得成此殿

東觀漢記

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

城下取用之畫梅花于梁上表瑞

邠輔樸陵人也好學多才藝巧思機智妙于當

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也

後趙錄

者城見洛陽宮城云彷彿似初利天宮但自然

之與人事不同耳城謂沙門者則密曰匠此宮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十八

六

高暉堂

者從初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

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者瓦

下神僧傳

十宮在江都縣北五里長阜苑內依林傍澗因

高跨阜隨地形置焉並隋煬帝立也曰歸雁宮

回流宮九里宮松林宮楓林宮大雷宮小雷宮

春草宮九華宮光汾宮是曰十宮

壽春圖經

四月車駕幸汾陽宮避暑宮所即汾河之源上

有名山管涔高可千仞帝于江山造亭子十二

所其最上名翠微亭次閬風形霞臨月飛芳積

翠合璧含輝凝碧紫崑澄景最下名尚陽亭亭

子內皆縱二丈四邊安劔闌每亭鋪六尺榻于

一合山下又有臨汾殿勅從官縱觀

大業拾遺

東南置宮苑周十二里其中有驪宮十六所其

流觴曲水別有涼殿四所環以清流共四殿一

曰圓基二曰結綺三曰飛宇四曰瀉景其十六

宮亦以殿名名宮芳夏池之左一曰驪光宮二

曰流英宮三曰紫芝宮四曰凝華宮五曰瑤景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十九

三

高暉堂

宮六曰浮綠宮七日舒芳宮八曰懿樂宮左弗

一曰采辟宮二曰椒房宮三曰朝霞宮四曰明

珠宮五日翼仙宮六曰翠微宮七日層成宮八

曰千金宮

上〇又詔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  
迎暉二樓鸞三晨光四明霞五翠華  
六文安七積珍八影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  
修十二寶林十三和明十四綺繪十五降陽十  
六皆帝

自製各

景雲之宮登流霞之堂

上元夫人言西王母有六甲之術用之可以遊

景雲之宮登流霞之堂

漢武內傳

圓華宮黃老之所處

太洞真經

有名山管涔高可千仞

納臺宮南朱君居之青光宮西華君居之七瑤宮九元君居之返香宮元昭君居之紫曜宮司命君居之金華宮黃房君居之上清經

天仙上真之宮室高九千丈有大方諸小方諸大方諸對會稽東南七萬里小方諸之上多有奉佛者人皆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經用以飛行

大初天中有華景之宮宮有自然九素之氣氣煙亂生雕雲九色入其煙中者易貌居其中者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三一 高暉堂

百變又有慶液之河號為吉人之津又有流汨之池池廣千里中有玉樹飲此流汨之水則五藏明徹面生紫雲雲笈七籤

五保青宮北殿上有金格格上有金章鳳璽玉體丹青羽蓋昇仙法服以給成真之人金根經

太極紫瑤之闕太極玄光真君所治之處洞玄經

方丈山有琉璃宮十洲記又云崑崙山

帝見岐伯于鑿殿黃帝經序

昆明池中有靈波殿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

磨青錫為屑以蘇油和之照于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髯拂拂之洞冥記

奇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師子宮馬充塞其中三輔黃圖

出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出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鴨字蘇詩演義

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三一 高暉堂

披香鳳凰鴛鴦等殿後有增修安處常寧蕊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三輔決錄

未央宮有延年殿四車殿上

顯陽殿北有雲氣殿揚龍驤洛城記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幙于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殿西京雜記

婕妤益貴幸號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嬪館

為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求安殿皆為前殿後殿又為溫室凝缸室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黃金

白玉以璧為表裏千變萬狀連遠條館號通仙

門飛燕外傳

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

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鉅

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

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鐏每

好風日幡旄光彩照耀一殿鈴鐏之聲驚動左

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蛛蜘蛛絲玉几玉牀白象

牙簾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高暉堂

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

席餘香百日不散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臆

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焉椽榻

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兢

慄匠人丁緩李菊巧為天下第一締構既成向

其姊子樊延年說之而外人稀知莫有傳者京西

雜記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晉書

烈宗起清暑殿識者曰清暑反語楚聲也為殿

以酸楚之聲為號非吉祥也頃烈宗崩桓玄自號楚晉中興書

張駿畫有隴西之地于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

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

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

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

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

居之晉書

符堅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官宇服御物極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高暉堂

珍飾之奇尚書金部郎裴元畧諫曰願陛下遵

采祿之不斲鄙瓊室而不居堅笑曰非卿之忠

朕何由聞過乎蕭方等三國春秋

石虎于大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為簾垂

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

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于樓

下開馬埽射場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砂及彩

畫于埽旁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四廂置

錦幔屋柱皆隱起為龍鳳百獸之形雕琢眾玉



以示也青暑殿職者曰清暑反語楚殿也為殿

以飾楹柱夜中往往有光明集諸羣氏於樓上  
或時亢旱春雜寶異香為肩使數百人於樓上  
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可盛數百斛  
酒使胡人於樓上喫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  
雨臺引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鄴中十六國春秋

有清暑殿芙蓉殿九華殿百兒殿晉宮闈名

李陵降匈奴裔孫歸魏見於丙殿賜姓丙

流盃殿兩邊皆有亭子以間山池此殿上作漆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高暉堂

渠九曲從陶光園引水入渠煬帝常於此為曲

水之飲

登師者止匡廬大林寺通誦法華晝夜不息一

日忽見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

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遠邇四眾嚴持

香華從師乞戒登曰白日喧雜心多散亂當於

清夜受之至夜正說戒相三歸依時師之口吻

放光明徧照大眾眾見光明競拜喧闐師即不

語光便收歛師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喧闐光

現但是受戒祥瑞未是得戒正緣今更從初大  
眾默然師又說法還復放光眾又喧闐因而且  
止明日再來師即辭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  
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不復回也即於  
是日倏然超化神僧傳

寥陽殿太和殿皆云玉清宮中殿名登真隱訣

有紫微玄珠殿中央黃老君居之清經。以下臺

伏羲有敷教之臺見三墳

帝既斬蚩尤因立臺榭無屋曰臺有屋曰榭黃帝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高暉堂

夏為清臺商為神臺周為靈臺玉海

朝歌有獄臺相傳為禹囚舜之宮述異記

蒲州崑尤城鳴條野禹娶塗山女思戀本國築

臺以望之謂之清臺上有禹祠下有清臺驛

築起靈門紂起鹿臺越絕

武王親禽帝受於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

天子遊於河濟盛君獻女為造重璧臺穆天子傳

禮年

天子遊於河濟盛君獻女為造重璧臺穆天子傳

靈王起昆昭之臺亦名宜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崱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臺用足焉大幹為桁棟小枝為栴栴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篩水精以為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

拾遺記

景公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國人望晏子晏子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歌曰庶民之言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糜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美

高暉堂

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榘榘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相常騫曰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相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其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相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乎

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相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為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毛

高暉堂

其動汝以是乎相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薄賦歛無費民且令君知之說苑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譴曰澤門之誓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

有詔有祝禱之本也 左傳

莊王為苑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

豆 國語

陳惠侯大城因起慶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

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見陳侯與俱登

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臺

未有不戮一人而能成功若此者也陳侯默然

而退遽竊救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

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天 高暉堂

之眾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月而既

成矣何戮之有夫以少少之眾能立大大之功

唯君耳 孔叢子

莊王築層臺延袤百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用

諸御已言而能 楚檮杌

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諸屬橫

百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官妓數千入上別

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夫差作天

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

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樹

宮之楹楹珠玉飾之 述異記

吳王夫差築如皇之臺 韓子

初越王入國有丹鳥夾王而飛故勾踐入國起

望烏臺言丹鳥之異也 拾遺記

勾踐起怪浮臺以灼龜又仰觀天時以觀天怪

今龜山其地也亦曰怪山往石一夜飛來民怪

之故名 越絕

越王平吳後立賀臺於越 吳越春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无 高暉堂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攻齊任妄曰餓召

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

起兵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

修之成東邊荆人駭行 韓非子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

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

否翟襄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

高三尺壤階三系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

猶以作之者太苦居之者太佚翟國惡見此臺

也楚王魏

賈子

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為諸侯所侵逼與家人無異貴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以避之故周人因名臺曰逃債

帝王世紀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綽負操錘

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

何力有加綽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

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至因而半之當起

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

高暉堂

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王必起此臺先以兵

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

里乃足以為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

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

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

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說苑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

南得煙丘碧樹艷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

東得龜鶴桐栢漂燧龍松寒河星栢岘雲之梓

百步百子

公九

正律淮法汚金狻滯羽墜潞霞桑沉塘員等

并得莫阜乾漆陰坂文梓寨流黑魄闔海香瓊

珍異是集工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

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亦言於子午

之地各起一臺二說疑也

拾遺記

尉佗立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步直峭百丈號為

朝臺

廣州記

蠡臺梁孝王所築於兔園中迴道侶蠡因名之

述異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

高暉堂

梁孝王築平臺臺至今存有兼段洲島藻洲梳

洗潭中有望泰山商人望鄉之處

鴻臺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八丈上起觀宇

帝嘗射飛鴻于臺上故號鴻臺漢書惠帝四年

長樂宮鴻臺災

三輔黃圖

武帝初起神臺時掘地入三十丈得泉水色黃

傍有人居無日月光明晝夜以火照中有人食

土飲水服赭布之衣漢人問汝何時居此答曰

商王無道使兆人入地千丈求青堅之土以作



南齊火... 日... 星柘... 云之粹

簡王無道使此人入地... 云

瓦起瑤宮金堂工人皆以繩入地稟負器... 多有壓陷死者今猶二人在耳漢人問何得獨存答曰我以玉為衣金為環身有金玉故心氣不滅漢人問汝欲更出為人否答曰食土飲泉與螻蟻為伍寧望日月乎乃引出三日自死骨肉糜成灰惟心如彈丸大堅如石以物扣之則是乾血耳 洞冥記

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漢舊儀云通天者言此臺高通于天也漢武故事築通天臺於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一 高暉堂

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城武帝時祭太乙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祭太乙云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為龍鳳從風雨飛去西京賦云通天眇而竦峙徑百常而蓋擢上瓣花以交紛下刻削其若削亦曰候神臺又曰望仙臺以候神明望神仙也 三輔黃圖

望鴻臺眺蟾臺 桂臺商臺避風臺上

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 述異記

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徇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不見巨靈也 上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三一 高暉堂 長樂宮有闕維臺 三輔黃圖 廣漢郡有嚴君平十臺 蜀記 建章宮北作涼風臺積水為樓 三輔黃圖 金虎臺曹操十八年作於鄴

文帝築土為臺基高四十丈列燭置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以處美人薛靈芸焉 拾遺記

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樹石榴枝上因其處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遠望

之名將為妖乎權乃翻其名為榴還臺也

綺雲之館江淹賦頽霞之臺江淹賦

鍾山上有金臺七寶紫闕五符經

有太空瓊臺丹玕之殿靈書紫文上經

天闕上有六層玉臺太上真人集宴之所也金根

經

七寶臺在上清境玉晨道君所居登真隱訣

玉清天中有散華臺是四斗七晨道君所治茅君

內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高暉堂

含直臺處士之得道者居之蕭閑堂童男之得

道者居之陶弘景真誥

上林苑有昆明觀武帝置又有蘭觀平樂觀遠

望觀燕昇觀觀象觀便門觀白鹿觀三爵觀陽

祿觀陰德觀鼎郊觀樛木觀椒唐觀魚鳥觀元

華觀走馬觀柘觀上蘭觀即池觀當路觀

石闕觀封巒觀雲陽宮記雲宮東北有石門山

岡巒糾紛干霄秀出有石巖容數百人以上起甘

泉觀甘泉賦云封巒石闕彌迤平延屬三篇

射熊觀在長楊宮

白楊觀在昆明池東

長平觀在池陽宮臨涇水

飛廉觀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飛廉神禽能

致風氣者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

武帝命以銅鑄置觀上因以為名班固漢武故

事曰公孫卿言神人見於東萊山欲見天子上

於是幸緱氏登東萊留數日無所見惟見大人

跡上怒公孫卿之無應卿懼誅乃因衛青白上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高暉堂

云仙人可見而上往遽以故不相值今陛下可

為觀於緱氏則神人可致且仙人好樓居不極

高顯神終不降也於是上於長安作飛廉觀高

四十丈於甘泉作延壽觀亦如之後漢明帝永

平五年至長安悉取飛廉并銅馬置之西門外

為平樂觀董卓悉銷以為錢

龍臺觀在豐水西北近渭

涿木觀在上林苑

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云漢文帝大將

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古徵是也

成山觀成王在東萊不夜縣於其上築宮闕以爲觀

仙人觀霸昌觀蘭池觀安臺觀淪沮觀在城外

又有禁觀董賢觀蒼龍觀當市觀旗亭樓馬伯

騫樓在城內

屬玉觀在扶風屬玉水鳥似鷓鴣以名觀也又

曰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

青梧觀在五柞宮之西觀亦有梧桐樹下有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石麒麟二枚刊其脇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

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處有土

如血爰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 並上

洛陽有廣望觀臨商觀 輿地志

長安有臨山觀僊人觀平樂觀九華觀走馬觀

華光觀封巒觀相思觀長平觀宜春觀華池觀

白渠觀三雀觀 漢宮殿名

洛城十八觀皆施玄檻銑籠梳雲母幌 華延雋 洛陽記

宮中有臨高陵雲宣曲廣望閬風萬世修齡總

章聽訟凡九觀皆高十六七丈以雲母著廳裏

日曜之煒煒有光輝 陸機洛陽記

漢武帝時玉筍山民感山之靈異或愆災蝗祈

之無不應乃相謂曰可置一觀彰表靈跡既構

殿闕中梁一條邑民將選奇材經數旬未獲忽

一夜震雷風烈達曙乃晴天降白玉梁一條光

彩瑩目因號爲玉梁觀至魏武帝時遣使取之

至其山門去觀數里亭午之際雷雹大震裂殿

春化爲白龍孽煙霧而去沒觀之東山下晉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嘉中有戴氏子每好遊巖谷偶入郁木山下見

兩座青石楮一條白玉梁於巖下戴氏俯近看

之以手捫摸其上見赤書五行皆天文雲篆試

以手斧敲之聲如鍾又如隱雷之聲鱗甲張起

戴氏驚異奔走告人再求尋之不知其所 山錄

魏文帝爲閱書觀讀書千卷者登此觀觀者六

人而已 三國遺錄

明帝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魏志 下堂 尚書天傳

天子堂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 尚書天傳

崑崙山有光碧之堂西王母所居 十洲記

靈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

曾無私蓄故於西園立萬金堂以為私藏 後漢書

河間王琛造文栢堂形如徽音殿置五井金罐

以金五色續為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又造迎

風館於後園玉鳳銜鈴金龍吐珮素柰朱李枝

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謂童武王融曰

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嘗謂高

陽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陽繼笑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美 高暉堂

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

也 伽藍記

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文帝所立也題云苗茨

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四年莊帝馬

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

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徐幹仲宣為

其羽翼但未知其本意何如不得言誤也銜之

時為奉朝請因即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

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為得其旨歸 上○以下

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名蒿室 竹書紀年

景公新成栢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

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

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

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

為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公

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島為夕晏子

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

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美 高暉堂

以尊周也公楚然曰古之臣乎 晏子

齊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

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

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

荆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荆邦為有臣

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

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

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

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為



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新丹

閭閻畏王僚之子慶忌作石室銅戶以備之

長安有非常室 三輔黃圖

洛陽城有鬱金屋 戴延之西征記

上起神屋鑄銅為柱黃金塗之赤玉為階椽亦

以金刻玳瑁為金獸以薄其上椽首皆作龍首

銜鈴流蘇懸之鑄銅為竹以赤白石脂為泥椒

汁和之以火齊薄其上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

光照洞徹以白珠為簾箔玳瑁壓之以象牙為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平 高暉堂

牀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襍錯天下珍寶為甲

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上自御之前庭植

玉樹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或青或赤悉以珠

玉為之子皆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薨標作

鳳皇軒翥若飛狀 漢武故事

青精君登紫空之山化玉室之內 十洲記

黃闕紫戶玄精之室 真一經

有黃房之室玉容之堂貞宸道君治其中 上清

有流雲九色之房 無上真人內傳 又洞景金

吳之有眾或稱善以為得其旨歸上○以

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自交

下地圖

入皇以九州為九園此名園之始也 淮南子云

豨韋氏之園黃帝之園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湯初作圓

子丑

帝曰祭每之東苑未嘗不感去之則復 靈樞

思賢苑孝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

中有堂室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蟬禱其

麗

洛陽有芝茜園漢宮儀云染園出芝茜供染御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六 平 高暉堂

服是其處也 述異記

甘泉宮有木園今俗呼為仙草園 主

鄴有鳴鶴園蒲桃園 晉宮閣名

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 續漢書

漢靈帝造畢圭靈岷苑

昭祥苑周千里萬國獻異物皆集此中 洞冥記

洛陽有洪德苑靈昆苑平樂苑 晉宮閣名

蔓園在定陵漢宮儀曰蔓園供染綠紋綬小藍

曰蔓 蔓音

櫻

芙蓉園在洛陽漢家置之長沙定王故宮有夢園真定王故園也 述異記

張騫首着園今在洛中首着本胡中菜也張騫始於西戎得之

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 並上

張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尚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聖 高暉堂

臣視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晉書

文帝築華林園盛暑役人何尚之諫帝曰小人常日曝背未足為勞

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珠囊記慶玉燭調辰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犢獨不見牛羊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澤之饒爭植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

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桃李夏綠竹栢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 洛陽伽藍記

洛陽宮有春王園 晉宮閣各以下門

閭門一名破楚門子胥伐楚出此 郡國志

魯連子曰先生見孟嘗君於杏唐之門 藝文類聚

磁石門西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為之故專其目今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及入門而勝之以示神故亦曰卻胡門 水經注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聖 高暉堂

洛陽故宮有飛兔門含董門西華門却非門九龍門金商門宜秋門 蔡廣漢官儀

長安有宣平門覆盆門萬秋門青綺門洛陽有舍龍門金牙門不老門濯龍門 漢宮殿

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

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廟記曰霸城門亦曰

青綺門漢書王莽天鳳三年霸城門災莽更霸

青綺門漢書王莽天鳳三年霸城門災莽更霸

爭植園宅互相誇號崇門豐室派戶建房

城門曰仁壽門無疆亭 三輔黃圖

長安城北出東頭第一門曰洛城門又曰高門

漢宮殿疏曰高門長安北門也又名鶴雀臺門

外有漢武承露盤在臺上 上

洛陽開陽門宿昔有一柱飛來那那開陽縣上

言縣城南一柱飛去光武遂名其門為開陽 漢後

哀帝為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

柱壁皆畫雲氣花鶴山靈水怪或衣以綵錦或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

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

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西京雜記

王莽天鳳三年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

不絕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達四聰門鳴者明

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

賀所舉士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

孔融深敬於鄭玄屣屐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

立一鄉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或戒

卿人修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

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後漢書

王濬守士治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

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

幡旗眾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

之志 晉書

銅駝街在洛陽宮南金馬門外人物繁盛俗語

云金馬門外聚羣賢銅駝街上集少年 陸機洛陽記

謝歆金昌亭詩叙曰予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門忽觀斯亭傷別帶河其笏題曰金昌訪之者

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

逆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

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一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七

隴西董斯張纂

郡人吳夢陽訂

珍寶 金 玉 珠 雜寶 錢 幣帛附

攻金之工

此下言用金之法築氏執下齊多錫為下錫多寡之法

削則用錫為多

冶氏執上齊少錫為上齊治氏

齊去聲下同

見氏為聲鐘薛桌氏為量量去聲段氏為

鑄器之屬

桃氏為刃之屬金有六齊用錫和金

六分具金而錫居一分

謂之鍾鼎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一 高暉堂

齊

鍾以擊鼎以鼎比之五分其金而錫居一分

分錫一分

謂之斧斤之齊斧以伐斤以削比之

共五分

謂之戈戟之

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分

謂之太刃之齊

其金而錫居一分

謂之太刃之齊

以施之斬伐防其易虧

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分

比之戈戟則用錫尤多

謂之削殺矢之齊

分錫二分

謂之削殺矢之齊

田獵皆欲其堅恐不脆

金錫半錫一半謂之鑿

比之大刃則用錫又多

鑿取水于月越取火於日皆以潔白為

鑿之齊

上故金錫半之以上三者皆下齊也

○清禮

山多金玉者招搖堂庭堯光瞿父句餘僕句一作

夕淘山丹穴禱過侖者南禺皇入薰吳槐江符

惕天山翼望涇谷英鞮中曲敦頭梁渠洹山敦

題大行龍侯馬成陽山發九孟門蠱尾彭毗泰

頭謁戾沮洳少山敦與柘山維龍泰戲乾山蕭

山栒狀獨山泰山嶧皋姑逢維氏鳧麗尸胡踴

隅劍山發視豪山鮮山蔓渠教岸宜蘇鹿蹄白

邊縞瓶婁涿長石橐山陽華大悲且諸岐山靈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二 高暉堂

山岷山隅陽勾楸熊山首陽嬰山倚帝嫗山杏

山雲山風伯暴山即公真陵山海經

山多金者粗陽雞山皋塗中皇陽虛瞻諸末山

役山扇山風雨葛山湧石復州前山瑤碧堇理

高前雅山草山大支歷石篇遇夫夫洞庭堯山

仁舉

山多銅者松果潘侯軒轅樞谷敢磴昆吾蠱尾

玉山陽帝榮余

山多銅鐵者符禺英山倭山丙山



山多錫者嬰侯服山

山多金鐵者龍首泰眉西皇荆山岐山鮮山求

山

山多鐵者竹山烏山孟山號山泰威夸父又原

免牀風伯 世上也

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

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楮者下有鐵

管子

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濬珠起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高暉堂

於赤野之末光 上

水園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

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 淮南子

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黃埃黃

埃五百歲生黃瀆黃瀆五百歲生黃金 中央數五故五

百歲而一化 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

泉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

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黃海偏土之氣 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日歲生

青瀆青瀆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

東方木色青其數八 青龍入藏生清泉清泉之

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雷上者就

下流水就通而合於青海壯土之氣御於赤天

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瀆赤瀆

七百歲生赤金 南方火其色赤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 赤金千歲

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

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雷上者就下流水就通

而合於赤海弱土之氣御於白天白天九百歲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四十一 高暉堂

生白礬白礬九百歲生白瀆白瀆九百歲生白

金 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 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

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

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白海

北土之氣御於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磁玄磁

六百歲生玄瀆玄瀆六百歲生玄金 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 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

玄泉之埃上為玄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

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玄海上

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又曰服

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者玉之別名也

抱朴子

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

銀但不及金玉耳可以地僊也服之法以麥漿

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龍膏鍊之

黃金之氣為火白金之氣為雄雞銅鐵為胡人

銅器之精為馬美玉之氣為美女載燭金至百

斤以上其精為羊

玄中記

玉精為白虎金精為車馬銅精為僮奴鉛精為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五 高暉堂

老婦上

夫寶物在城郭丘墻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邊

有折枝是其候也視折枝所向寶在其方凡有

金寶常變作積馳見此輩便脫隻履若履以擲

之若溺之即得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槃盛

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上多素霧 玄覽

黃金之精名石噓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

口臭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白澤圖

絕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狀如人長五尺五綵衣

上

金勝國平盜賊四夷賓服則出 宋書

金人王者有盛德則游後池 上

金車王者至季則出 齊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六 高暉堂

金牛瑞器也王者土地開闢則金牛至 孫氏瑞

殷得金德銀自山溢 史封禪書

君乘金而黃則黃銀見 禮字威儀

王者寔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 瑞

應圖

黃金辟鬼金釧石辟惡毒清泥珠止濁清水珠發

泉金蠶產於石中可集泉布紫韎羯可以馮河

玄覽

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 孔叅聖人

夫金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為陽燧以  
十一月壬子夜半鑄為陰燧言丙午日鑄為陽燧可取火壬子夜鑄為陰燧可取水也續搜神記

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麝燭摘膏燭澤淮南子

卯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禮

林邑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

火梁書

蘭倉水有金沙越人收以為黃金又有充珠穴

穴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水經注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七 高暉堂

無雷國出銀西域傳

桂陽郡有銀并鑿之轉深漢有村人焦先於半

道見三老人徧身皓白云逐我太苦今往所

先知是怪以刀斫之三翁各以杖受刀忽不見

視其斷杖是銀其井後遂不生銀也述異記

方丈山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涉泥色若金而味

辛以泥為器可作舟矣百鍊可為金色青照鬼

魅猶如石鏡魑魅不能藏形矣拾遺記

岱輿山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帶

流鳥獸行則及足風吹沙起若霧亦名金霧亦  
曰金塵沙著樹粲然如黃金塗矣和之以泥塗  
僊宮則晃昱明粲也上

南康標都縣西沿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常有船

人遇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過至

屋下此人唾盤上徑下屋直入石穴中船主初

甚忿之見其人入石始知異視盤上唾悉是金

述異記

金曾在丘塚及為鐵釧渡器陶隱居謂之辱金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八 高暉堂

不可合煉

炎帝採峻緩之銅以為器峻緩山名也下有金

井白氣冠其上人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

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緘勝也拾遺記

天子大朝於黃之山乃搜圖視典用觀天子之

珪器曰天子之珪王果璫珠燭銀黃金之膏天

子之珪萬金口珪百金士之珪五十金鹿人之

珪十金穆天子傳

顏皁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皁以非罪執子路

請以金贖焉 孔叢子

范蠡乘輕舟浮五湖越王以良金寫范蠡狀而

朝禮之 國語

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

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

此無益於愛也故不如與之有得也 商若戰書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

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

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九至 高暉堂

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

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

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夜而夜亂齊人襲

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殺之西河為天

下笑 賈子

蜀王獵於稷谷見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

報以禮物盡化為玉秦王大怒臣下拜賀曰土

地也今秦當得蜀矣 蜀王本紀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專

其左右復見末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

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君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

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遂我未出境而公

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韓非

詐者齊之居士屠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能

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壁而求

入士也 上

太子日與荆軻之東官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龍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十一至 高暉堂

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龍復進軻曰非為太

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燕丹子

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

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

有人治此金為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

自鑄其金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常以此

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

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此泥為壘 拾遺記

漢建信侯莫敬晚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能種



金其地曰種金平

王莽地皇三年七月戊申遣使者章邕賞黃金

百鎰銅鐘五枚贈之於句曲三仙也陶隱居真誥

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于已遣使者吳倫賞金五

十斤獻之於三仙金並埋在小茅山上獨高處

陌上有聚石入地三四尺也上

宣帝河東立廟告祠有一人騎馬持一尺札賜

將作丞曰汝績已成賜金一斤忽不見札變為

金武帝故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十一

高卿堂

羊公積行黃髮不倦而乃墜金兩集范村字

狼虜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為市以鼻嗅金知其

好聽異物志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

人以黃金為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

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

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

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

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

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其寵者皆

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厨金穴况小

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曾于世專為一

時之智也拾遺記

王純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純嘗請京師於空

舍中見一書生疾因謂純曰我當到洛陽而被

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千斤願以相贈死後乞

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純即鬻一斤營其

殯葬餘金悉置棺下後歸數年縣署純大度亭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十二

高卿堂

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

一繡被復墮純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純純後

乘馬到雜縣馬遂奔走牽純入它舍主人見之

喜曰今禽盜矣問純所由得馬純具說其狀并

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

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純自念有蔡書生事

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

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

何意卿乃蔡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

彥父厚遺愧怍辭讓而去 後漢書

陳翼到藍鄉見道邊有馬傍有一病人呼曰我  
長安魏公卿聞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  
歸養之病困曰有金子餅素二十疋死則賣以  
殯歛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及衣衾以金  
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  
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子餅投  
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為管陽尉號管陽  
金尉 廬江七賢傳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十三 高暉堂

永昌太守鑄金為蛇獻梁冀益州刺史种嵩  
發其事 張璠漢記

雷義字次公初為郡功曹嘗濟人死罪罪者後  
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  
於承塵上後叢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得  
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後漢書

黃向字文章為性蕪潔常步行於路中得金璣

一囊可值二百餘萬募求得其主還之 謝承後漢書  
仲理居無終山中自合神丹作黃金五十斤救

萬民 神仙傳

漢桓帝於宮中鑄黃金浮圖老子像覆以百寶  
華蓋身奉祀之由是百姓向化事佛彌盛世人  
以金銀作佛像自此而始 釋鑑

孫亮吳主權之子也作金鸕屏風鏤作瑞應圖  
一百二十種祥物 中華古今注

揚州育王金瑞像者吳孫皓時後園所獲皓使  
置穢處以為笑樂俄得腫疾隱處尤痛太史占  
曰犯大神也皓謝之有聞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十四 高暉堂

車胤讀書於敝樓山一日行藥次得金於智井  
中求其主不獲因集貧民百餘人於石室分與  
之至今其地有分金洞 續齊編

晉義熙中新野黃舒耕田得一船金卜者云三  
年勿泄長守富也舒不能遂成土壤

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

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 異苑

南康雩都縣沿江西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  
狀如石室舊傳常有神雜色如好金出此穴中

仲理居無終山中自台神丹作黃金玉

奮翼迴翔長鳴響徹見之輒飛入穴中因號此石為金雞石 述異記

宋沙門法稱臨終曰有松山人告我江東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一餅金為信宋祖

聞之命僧惠義往松山夢有一長鬚翁指示及

覺分明憶所在掘而得之 冥祥記

佛圖澄死所持金鈿杖內棺中後開棺視之唯

見金杖 三石遺事

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 王應傳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十五 高暉堂

東晉廬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昔有晉名臣陶

侃字士行建旗南游有漁人每夕見海濱光因

以白侃遣尋俄見金像凌波而趣船側檢其銘

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昔傳云

育王既統此洲學鬼王制獄酷毒尤甚文殊現

處鑊中火熾水清生青蓮華王心感悟即日毀

獄造八萬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爾此其一

也初侃未能深信因果既嘉此瑞遂大尊重乃

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上像初在壘

數人可舉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後更足

以事力輜車牽拽僅得土船船復即沒使具聞

侃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沙門慧遠敬伏威儀

迎入盧岫而了無艱阻斯即聖靈感降惟其人

乎故諺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趣何

遠遙是也 法苑珠林

明帝每好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酒銀鍤

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蕭穎胄曰朝廷盛禮

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侈帝不悅復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十六 高暉堂

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鍤恐

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齊書

宋尼釋慧玉長安人也行業勤修經戒通備嘗

於長安薛尚書寺見紅白光十餘日中至四月

八自六重寺沙門來遊此寺於光處得彌勒金

像高一尺餘慧玉後南渡樊鄆住江陵靈收寺

元嘉十四年十月夜見寺東樹有紫光爛起暉

映一林以告同學妙光等而悉弗之見也二十

禪基仰首條間得金座像亦高尺許也

法苑珠林

廬陵王續之子應不惠王薨至庫內閱珍物見

金錠問左右曰此可食不

梁書

吉士瞻字梁容初士瞻為荆府城局參軍浚萬

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

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

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

瞻不錫茅土

南史

井齊後主武平初邑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為婚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七

高暉堂

載羊酒欲就親家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

見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

來着車輪牛即不動見者並怖其妻遂下車向

而再拜張裙引之便入裙下昇車還家觀之乃

直金遂盛於庫櫃每至良辰恒以香火祈恩後

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至春其庭

生一桑樹枝葉異於衆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

奇禽異鳥莫不棲集其家大富將三十年王氏

妻以老病終後凌朝有白鳥似鷺飛至桑樹側

吐血久之墮地而死日午後西井大漩風漲天

而來旋繞此樹疎其枝柯如掃帚之形不經十

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繼家資畧盡及開櫃取金

唯見螢火碗甃腐草之餘耳

廣古今五行記

齊有甄彬者有器業嘗以一束苧於荆州長沙

西庫質錢後贖苧於束中得金五兩以手中裹

之彬得金送還西庫道人大驚曰近有人以金

質錢時忽遽不記錄檀越乃能見歸恐古今未

之有也輒以金之半仰酬往復十餘堅然不受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六

高暉堂

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負薪豈拾遺者也彬後為

郢令將行辭太祖時同列五人上誠以廉慎至

於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誠也

談藪

井齊李稚廉兒時家人以金寶授之擲之於地

州牧以蒙稚而廉故名稚廉

井史

洛陽大統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洛宅洛每于

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所掘地

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為吾造



功德洛達造招福寺世又謂此地蘇秦舊時宅  
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  
與之案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起寺或  
是碑銘之類頌聲績也

洛陽伽藍記

隋邢州沙河縣寺四面佛者隋程時有人入山

見僧守護此佛銅身高三尺餘便請遂許失僧

所在諸處聞之競來引挽都不得起唯沙河寺

僧引之隨手至寺後入寺側獲金一塊上二鳥

形銘云擬度四面佛因度之像身上都是鳥形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九 高暉堂

後忽失之于寺側澗中數有光現尋乃澆出隋

後主聞遣工冶鑄擬之卒不成經二百餘日乃

成終有缺少遂罷

法苑珠林

林邑王陽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籍

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中國所

云紫磨者因以為名

宋書

朝鮮國都中有兄弟二八偕行弟得黃金二錠

以其一與兄至楊花渡同舟以濟忽投金于水

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

此乃不祥之物不有投諸江忘之投金於水天

昔有大家收穀于斛埋著地中前至春温開窖

取種了不見穀而有一蟲大如牛莖無有手足

亦無頭目主人大小莫不怪之出著平地即問

汝是何等終無可道便以鐵錐刺一處蟲即語

曰欲知我者持我著大道傷自當有名我者于

是舉著道邊三日之中無能名者次有數百人

乘黃馬車衣服侍從皆黃駐車而呼穀賊汝為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十 高暉堂

何在是問答曰吾食人穀故持我著此語極久

便辭別去主人問穀賊向者是誰也答言是金

寶之精居在此西三百餘步大樹下有百石甕

滿中金主人即將數十人往掘即得甕金家室

歡喜輦載將歸叩頭向穀賊云今日得金是大

神恩寧可留神共歸更設供養穀賊曰前食君

穀不語姓字者欲令君得是金報今當轉行福

於天下不得復住言竟忽然不見

譬喻經

阿耨波沱水中先有金匱前有國王將人取之

置已出泥人象挽之不動夜神告曰此是慈氏佛冠在中後彌勒下生擬著不可得也

石城傳

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猫從

東井角入西南角王時見已即遣人掘得一銅

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

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

掘經於五里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王

雖得錢怖不敢用徑其所以即請尊者迦旃延

所說其因緣尊者荅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王 高暉堂

用無苦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荅王乃王過

去九十一劫毗婆尺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

有諸比丘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

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

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

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以此錢重著鉢中

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遙

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

法苑珠林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

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王諸侯藏金石大夫畜

狗馬百姓藏布帛

管子

以玉效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牯如竊膏

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

謂之神光輝謂之明譽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

六理 新書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

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剝有瑕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王 高暉堂

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

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

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

焉廉而不剝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

者君子比情焉

說苑

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

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

韓詩外傳

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能辯客

曰爾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

察之不同非好相友瞻睛妹也 新論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周禮

王府 主藏金玉 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金玉人所寶者玩則可悅玩之物好則可樂好之物兵則兇之戈和之弓之類

器則赤刀弘璧琬琰之類良貨賄則共王之服質出于自然而美者皆玉府之所藏 共王之服

玉佩玉珠玉 類珠玉則珠玉為珠以飾冠冕也

王齊則共食玉 祭祀齋戒則共 ○大喪共含玉 王所食玉屑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三 高暉堂

復衣裳角枕角衾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

凡養器 燕衣服謂燕私所服衽臥席也席坐席也林第簞也養器私養所用之器若

合 謂盟會也 則共珠盤玉敦 盤以玉飾敦盟會

飲血時以盛血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

以敦盛食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

賍之物 謂帛之有文出于織成者 受而藏之

以待 凡王的好賜共其貨賄

典瑞 主瑞玉 掌玉瑞玉器之藏 執于人曰瑞若

禮于人曰器若 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物以命之

四圭之等是也 設其服飾 謂王之纁藉若王晉

日祭祀之類也 設其服飾 謂王之纁藉若王晉

犬圭執鎮圭 六圭制無文鎮圭琮四鎮之纁

藉五彩五就 纁謂纁組為藻飾以藉玉也

日 春分日拜日于東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

躬圭 並見大宗 纁皆三彩三就 三彩朱 子執穀

璧男執蒲璧 並見大纁皆二彩再就 二彩朱

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夏見

口同諸侯相見亦如之 亦用此 璋圭璋璧琮

也圭鏡璧黃半珪 纁皆二彩一就 朱纁其

日璋半璧口琮 纁皆二彩一就 成一匝以觀

聘 大夫栗來曰聘 四圭有邸 以璧為邸宿之邸 以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三 高暉堂

祀天旅上帝 祀天謂郊祀于員丘旅 兩圭有邸

以琮為邸而 以祀地旅四望 祀地于方丘旅四

圭出于兩旁 以祀地旅四望 祀地于方丘旅四

神 裸圭有瓚 于圭頭為器名之 以肆先王 如宗

享是 以裸賓客 如大行人再裸上公 圭璧 圭其

璧 以祀日月星辰 朝日以圭璧者朝禮與祀禮

異璋邸社 謂貫而射之于琮也 以祀山川 伯宗

山川丘陵各 以造贈賓客 造館贈之也 圭圭

國則以土地 建國封諸侯則以測日 珍圭 王使

珍當作鎮以徵守徵召守以恤凶荒此以賑

救之牙璋璋其璋為以起軍旅出征則以其罪

治兵守守國則以治兵璧羨璧圓九守其羨以

起度由此而主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駟與

組穿聯六玉溝瑋之中也蓋以疏璧琮琮其通以

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琮在右穀圭圭如穀以和

難王遣使以和以聘女聘女以納幣二者皆琮

圭瑞節琬圭則無鋒也以治德諸侯有德于下

旌之以結好諸侯和好于隣國則琰圭琰其上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五 高暉堂

萃以易行諸侯之行遠乎正者以除慝諸侯之

赦者以此除以此易之使為善也大祭祀大旅大祭祀謂大神示先

之去其惡也諸侯來朝行共其玉器而奉之

凡賓客之事燕享之禮共其物而奉其事也○大喪共飯玉含玉凡玉器出則其

奉之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取鎮安

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公侯伯之圭皆曰

直有立之義所命也桓取強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取信

天子執冒四寸冒圭其形四方其大四寸以朝

諸侯諸侯來朝則以其瑞圭鏡首上天子用全

龍有將惟天子則全用玉為之為首上公之裸圭以

王飾其首故曰用龍侯用瓚裸圭盛鬯處曰瓚

瓚故曰伯用將裸圭之柄曰將伯之裸圭繼子

男執皮帛此上疑有脫文典命曰凡諸侯之世

天子圭中必必與綽同謂以維約其四圭尺有

二寸以禮天典瑞曰四圭有珌大圭長三尺典

曰玉晉梓上終葵首梓殺也終葵推也為推天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五 高暉堂

子服之服之則所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圭

地致日度日景也典瑞曰土圭裸圭尺有二

寸有瓚以祀廟典瑞曰以肆先琬圭九寸判規以

以象德纘藉玉者也典瑞曰琰圭九寸判規以

除慝以易行判半也規半以上刺至首規半

羨度尺典瑞曰璧好三寸以為度好璧孔也其

徑一而圍三則其內之圍凡九寸矣以徑三寸

加圍九寸則得十一寸羨其三寸以為度則盈

一尺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見典璧琮九寸

諸侯以享天子圓曰璧方曰琮璧以帛琮以穀圭



天子以聘女與聘曰以和大璋中璋九寸

半圭曰璋曰大日中則知中璋邊璋七寸邊璋

于中璋其射四寸其廣四寸厚寸其厚一寸黃金勺皆璋

流以黃金為之以盛鬯青金外以青金朱中以朱飾

鼻寸鼻謂龍頭衡四寸勺之徑有纁藉璋天子

以巡守天子巡守所過有事于山川宗祝以前

馬宗祝伯之屬祝太祝之屬天子大璋亦如之

言諸侯之大璋亦如邊諸侯以聘女言天子用

璋也璋之長七寸射四十者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煩聘見典牙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圭 高暉堂

中璋七寸中璋牙璋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放以

治兵守見典駟琮五寸駟與組同言宗后以為

權宗后即王后也以組繫之以組也大琮十有二寸大

七寸之琮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大琮為內鎮

故曰大琮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以見鎮圭之

為外宗后守之猶王之守駟琮七寸宗后五寸

寸者隆殺宗后之制天子以為權

之辨也鼻寸有半寸亦如此天子以為權

以權兩圭五寸有駟以祀地以旅四望見典琮

琮八寸以別于禮也諸侯以享夫人諸侯相為

有致禮之儀則享夫有二人高十二寸

人者亦施報之禮也

粟粟子有二列以粟稟賜于諸侯諸侯純九以諸

皆用大夫純五皆用大夫夫人以勞諸侯謂夫人

子之三人也夫人佐后治內政故王勞賓客

而夫人亦以粟稟勞之陰陽相成之義也然諸

侯純九大夫純五者則知所璋邱射素功以祀

謂十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璋邱射素功以祀

山川以致稍餼典瑞曰以祀山川以遺贈賓客

餼者即遺贈賓客之謂也

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金玉函於而為之厲禁

以守之為之厲以限其取若以時取之則物其

地圖而授之產物之地使之巡其禁令並上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圭 高暉堂

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二

寸又曰博三寸刻上寸半厚半寸珪為璋方中

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身玄外曰琮禮記

王度曰王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

澆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之純玉

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

玉二石也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為璜以徵召璧

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

也珪以為信者何珪者允上象物皆生見於上

也

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允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位東方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壁位在北方非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三五 高暉堂

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微未可覩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於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聚衆何琮之爲言

聖也象萬物之宗聚聖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畧舉大者也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珪以覲天子瑁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故覲禮曰侯氏執圭升堂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又曰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于天子無過者復得其圭以歸其拜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三五 高暉堂

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紬以爵圭所以還何以爲琮信瑞也璧所以留者以財弊盡輒更造何以言之禮曰圭造尺八寸有造圭門得造璧也公圭九寸四玉一石何以知不以玉爲四器石符爲也以尚書合言五玉也 白虎通  
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荀子  
於越納姑妹珍共人玄貝 其人 吳卜人以丹砂

故謂之璋琮以起士功發聚眾何琮之爲言

下人西權扶玉目 南蠻 隆谷之玉 隆讀如鹿降 之降 周書 南海魚章珠瑛大貝

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 初學記

山多玉者謂丘小華石脆大時魏山申首崦嵫

帶山大咸潘侯樂游和山放臯管涔狐岐狂山

北嵩湖濯賁聞教山景山錫山題首繡山陸山

高氏東始釐山箕尾超山歷山尸山苑山講山

嬰梁敏山驕山女几陸鄒若山帝園涿山卽谷

游戲畢山聲句 山海經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三 高暉堂

山多銅王者鈴山小次求如渾夕縣難諸餘鈞

吾咸山白馬柄山

瑜次之山多嬰垣之玉

黃酸之水其中多璇玉

峯 音 山多白玉是有王膏其源沸湯湯黃帝

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王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

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峯山之玉

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堅粟精密

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

於越姑妹珍共入玄貝 越人 以丹砂

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並上

西王母上藥有赤河絳壁 漢武帝 內傳

西王母云昌城玉藥夜山出火 上

岱輿山西有玉山其石五色而輕或似嶺鳥之

狀光澤可愛有類人工其黑色者爲勝衆僊所

用焉 拾遺記

山有玉者木佻枝下垂謂之寶苗

瑤楚玉也理六寸光自照璠璵曾玉也烟齊玉

也璵晉玉也璵赤玉也璠碧玉也璠墨玉也璠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三 高暉堂

玄玉也璠紫玉也璠玉半白半赤也 廣推

珠生于南海玉出於須彌 鄒子

玉之精名曰委然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

刺之而呼其名則得之 白澤圖 委然一作特委

紫書金根經曰有青精玉璽

太清中經曰有天一八極璽

龜山元錄曰有流金鳳璽

玉可以烏米酒及堵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蔥

漿消之爲粉亦可餌之爲丸亦可燒之爲粉 抱朴

林一

得于闐國白玉之善其次有商陽徐善亭部界

中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蟲

血清玉為水而服之故能乘煙上下也

封禪壇南有玉盤盤中有玉龜慈劭漢官儀

玉雞王者至孝則至

宋書

璧琉離王者不隱過則至

玉莫五常並修則見

玄圭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出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三五 高暉堂

延嬉王者孝道行則至

碧石者玩好之物棄則至

玉蠶者不汲而滿王者清廉則出

並上

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銀紫玉見

符瑞志

玉馬者瑞器也王者清明篤賢則至

符瑞志

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之深山服飾不踰祭

服則玉英出

雜書

玉龜者師曠時出河東之涯為聖圖出河負錄

識書

瑞應圖

炎帝時有石璘之玉號曰夜光以闇投水浮而不滅

拾遺記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

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

化之始

舜漁於澤間水中有聲若雷見一玉牌浮出水

面取視之其文曰受而禪惟汝彥因名其澤曰

雷膠葛

舜四十二年玄都氏來朝貢寶玉

竹書紀年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三五 高暉堂

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

寸遁甲開山圖

奚祿山壞天錫玉玦于舜遂殘其身

隋巢子

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于洛習禮堯

壇降三分沉璧退立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

於壇黑鳥以雄隨魚亦止化為黑玉勒曰玄精

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

尚書中候

有黑龜赤文成字告湯伐桀

周有玉版特令膠高索之文王不與費仲來求



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子

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玉璽文曰

水德將滅木祚方盛拾遺記

武王馳射商師大崩帝辛登廩臺取天知玉珥

及庶玉衣身以自焚庶玉則銷天知珥在火中

不銷周書

天子渴於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則

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天子美之乃

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稽首穆天子傳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三五 高暉堂

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

飲食先王所謂縣圃天子於是得玉策杖斯之

英英玉之精華也尸  
子曰龍泉有玉英

重隄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瓊瑤琅玕玲瓏无

瓊玕琪徽尾凡好石之器於是出並上

周穆王時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盃盃

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盃於中庭以向

天比明而水汁已滿于盃中也下洲記

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

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

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

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

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

實自敗也左傳

左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之河

上陰不佞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

定而獻之與之東訾周敬王時子朝亂王室王  
出奔子朝用珪于河求福  
得主復爲玉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三五 高暉堂

孫君諱篋字叔敖期思人也乘馬三年不別牝

牡沒齒無分銖之動破玉玦不以寶遺子孫孫  
叔碑

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非說題辭

顏淵之簞瓢則勝處封玉盃何者德行高遠能

絕殊也王逸子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彼以利合者迫

窮相棄此以天屬者迫窮相收莊子

燕暨齊平燕人賂以璫璽王憤學耳左傳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

龍輔玉名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

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

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

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

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

環其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

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

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三毛 高暉堂

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

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

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夫大國之求無禮以

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

奉命以使用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

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會將焉用之且

我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

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

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

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

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

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

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匈奪爾有利市寶賄我

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

以好求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

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

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

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三毛 高暉堂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

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

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

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

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

矣

說苑

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

鬼谷子

古樂錄載卞和獻楚玉王使樂正子視之以為

石也而刑和足此樂正子即所謂下堂而傷其

凡三月不出猶有憂色者也

宛委餘編

楚昭王得卞和之璧使大夫明光奉璧於趙羊

由甫知趙無反遣乃讒之于王曰明光常背楚

用趙及還昭王果怒之明光作曲以自明焉

琴琴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

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于鑑

焉

韓非子

周主卞王簪今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

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吏皆聳懼以為君神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二五

高暉堂

明也

上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各齎使含丹

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群物之象刻玉為

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于臆前記以日

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

畫以四瀆五嶽列國之圖又畫為龍鳳騫翥若

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

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瀟灑各點兩玉虎一眼

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

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見者

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

疑是前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前果是元年

所刻玉虎

拾遺記

良常井垂洞宮口直山嶺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

皇埋藏白璧兩雙入地七尺上上有小磐石在嶺

上以覆培處李斯刻書對其文曰始皇聖德章

平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壁若掘即可得始皇

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

陶隱居真誥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二五

高暉堂

洛陽公輦水作漿兼以給過者公補橋不取其

直天神化為書生問公何以不種菜曰無種即

遺數升公種之化為白璧餘俱為錢遂得以娶

婦

李子傳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為牀文如錦石體

甚輕出到支國上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列靈

麻之燭以紫玉為盤如屈龍皆用襍寶飾之又

以玉精為盤貯永于膝前玉精與水同其潔徹

侍者謂水之無盤必融濕席乃合玉盤拂之落

階下水玉俱碎偃以為樂此玉精千塗國所貢也拾遺記

王方平有十二玉壺神仙傳

鍾離意為曾相省視孔子授經堂男子張伯剡草階下土中得璧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曰瓮中素書文曰後世亂吾書董仲舒發吾箴鍾離意壁有七張伯取其一意召問之伯叩頭出之後漢書

朱暉字文季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望 高暉堂

月朔日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求璧不可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我數聞壁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椽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椽自視孰與蘭相如上

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

諫賜以玉玦東觀漢記

桓帝時光祿勳更舍壁下有青氣視之得玉鈞玦各一鈎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為臣徵為事蓋為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是年梁冀專政後四歲梁氏誅滅後漢書

漢末喪亂無玉珮侍中王粲識舊珮始作之今玉珮受法于粲學虞決疑注○蔡邕典服志云奉明帝作賓珠之珮以郊天地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望 高暉堂

曜靈光微天

董君異常以玉醴與盲入服之目旬日而愈抱朴子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于衢路中華古今注

東瀛公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丈不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為瑞

然馬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是後騰為汲桑所殺而天下遂亂晉書



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云皇亾皇亾敗趙日昇水竭構五梁罅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矧其盡平羣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劉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以終爲奉瑞大夫上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于胡中得之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珍寶奇異視如瓦礫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辯識其出處者乃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其處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聖

高暉堂

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崇擇美容姿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于側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爲倒龍之佩縈金爲鳳冠之釵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

拾遺記

江巖於富春縣清泉山遙見一美女紫衣而歌

巖就之數十步女遂隱唯見所據石如此數四乃得一紫玉廣一尺又邠浪干九田山見鳥狀如雞色赤鳴如吹笙射之中卽入穴浪遂鑿石得一赤玉如鳥形狀也

列異傳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群馬輒蹀躞驚嘶如似見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繫腹直從外來圍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樞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爲怪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聖

高暉堂

檢內人唯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絳絲繩穿之至夜輒脫置枕邊夜中有时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之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宣室志

高祖受禪之日滎陽郡人尹午於嵩山東南隅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三寸文曰武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又曰皇帝運與午奉璽以獻

南齊書

寧蜀廣漢縣田於陶所瓦間忽見白光窺尋無

物乃共發視獲玉璽一鈕璧方八分上有鼻文  
曰帝真

曲阿縣民黃慶宅左有園圍東南廣袤四丈每

種菜輒鮮異雖加採拔隨復更生夜中恒有白

光皎質屬天狀似縣絹私疑非常請師卜候道

士傅德占使掘之深三尺獲玉印一鈕文曰長

承萬福

冠軍將軍周普孫于石頭北廂將堂見地有異

光照城堞往獲玉璽一鈕方七分文曰明玄君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聖 高暉堂

並上○又蘭陵民齊伯生子六  
合獲金璽一鈕文曰年予主

齊高帝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

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 南史

司徒竟陵王文宣王幼舍懸慧結志隆雲誠感

懇徵亟發靈應以永明七年二月八日于西第

在內堂法會見佛從東來威容顯耀文宣望身

頂禮因而侍立自覺已冠戴及跌蹀佛俛而微

笑既而咳唾白如凝雪以手承捧變為玉稻 法苑珠林

珠林

梁大同八年戊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

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

頸亦空曲置水中令人滿倒之水從口出出聲

如琴瑟水盡乃止 襟組

扶桑國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

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 四公記

季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勅召祖瑩與

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曰此是于闐國玉晉

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四 高暉堂

稱爲博物 非史

崔珽爲光州刺史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

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

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

之珽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

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朝

後魏太武大延元年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

潞縣侯孫家旣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爲

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跡文曰旱疫平

珠林

魏正平二年詔曰朕于苑內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 並上

隋相州刺史內陽公薛胄所居堂礎忽變為玉

胄謂為善徵也設齋慶之釋靈裕云斯琉璃耳宜慎之戒之可穰之以福胄不從其言後楊諒

趙逆事有相緣乃流之邊喬追悔晚矣 續高僧傳○以下珠

明月珠王者不盡介鱗之物則出 宋書

地球王者不以財為寶則生珠 上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四七 高暉堂

梗桼鬱蹙以成縛錦之瘤蚌蛤結痂以銜明月

之珠 新論

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酪漿浸

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窠化之包形

馳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絕穀 抱朴子

夫餘地美珠如酸棗 廣志

黃枝州上多明珠雜寶 林邑記

木難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土人

珍之 南越志

吹動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于鮫人之舍得淚珠則較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 述異記

凡珠有龍珠龍所吐者馳珠馳所吐者南海俗

諺云馳珠千枚不及玫瑰言馳珠賤也 玫瑰亦是美珠

越人諺云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 上

永昌郡博南縣有光珠穴出光珠珠有黃珠白珠青珠碧珠 華陽國志

佛言此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四六 高暉堂

十八萬里此珠名曰金剛堅也有第一力耐使

一切被毒之人見悉消滅又見光觸身亦復消

毒第二力者熱病之人見則除愈光觸其身亦

復得差第三力者人有無量百千怨家捉此珠

者悉得親善諸天一爪甲價直一闕浮提人物

雜寶藏經

有至圓珠置地終日不停有石珠鑄石為珠一

名朝珠 郭義恭廣志

璫珠之次為走珠走珠之次為滑珠滑珠之次

爲礫柯珠礫柯珠之次爲官雨珠官雨珠之次

爲稅珠稅珠之次爲蔥符珠焉上

玄女授帝五龍之印九明之珠黃帝內傳

舜攝天子有援耳貫胸之民來獻珠金樓子

力珠如龍大含之多力可以挽象尾使之倒行

劉累得一顆于窳封能伏虎豹蛟龍嘗提虎尾

立千雉之城懸虎怒聲聞數里下惟短牒

武王入殷歸瑤臺之珠太公六韜

西王母獻穆王以雲澤之珠又名却病說有人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聖九番 高暉堂

病在心則東向含之肝壯腎西肺則俯身向地

脾則南也無不應時愈道篇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

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

釋之韓非子○張丑

孔子得九曲珠欲穿不得遇二女教以塗脂于

線使蟻通焉小說

子華之門徒指河曲之隈戲謂商丘開曰彼中

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泳之既出果得珠列

昭王坐握日之臺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

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懸照於室

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陰泉

在寒山之其負水之中言水波常圓轉而流也

有黑蚌飛翔來去于五嶽之上昔黃帝務成子

游寒山之嶺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

飛矣至燕昭王時有國獻于昭王王取瑤漳之

水洗其沙泥乃嗟嘆曰自懸日月以來見黑蚌

生珠已八九十遇此蚌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手 高暉堂

細昭王常懸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

銷暑招涼之珠也拾遺記

隋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論衡

始皇至東海神捧珠獻于帝前今海畔有始

皇受珠臺述異記

方朔再拜于帝前曰臣東游萬林之野獲九色

鳳雛涿源丹瀨之水赤色西過洞壑得滄淵亂

子靜海遊珠洞冥記

朱仲者會稽人也嘗于會稽市上販珠高后時



華之門後抄注由之附錄

朱仲者會稽人也嘗于會稽市上販珠高后時

下書募三十珠仲齋三十珠詣關上書珠過  
度即賜五百金晉元公主復私以七白金從仲

求珠仲獻四寸珠送置于闕即去下書會稽徵  
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  
去不知所之云 列僊傳

太初三年起其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  
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回名照月珠以賜  
董偃盛以琉璃之筐 洞冥記

五鹿充宗贈弘成子衍濟之珠一名記時授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至一 高暉堂  
盤中滾滾不定至一時盡畧定少選成子讀書  
每以記時不差一遍 集微

真蠟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  
妍醜皆美豔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  
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

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且令人忽忽如  
失婕妤聞之即以珠號為枕前不夜珠為后壽  
終不為后道帝言 飛燕外傳

後漢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明

權三年明月珠出豫章海昏大如雞子圓四寸  
八分 列仙傳

晉朱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天漢開明有一老  
公將小兒持箱自通即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  
頓息因停宿夜中廳事上有五色無際琴歌清

好祖往視之坐于帳裏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  
珠形如鷺子明彩炫耀 幽明錄  
石崇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行而語笑則口氣從  
風而颺又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床上使所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至一 高暉堂  
愛者踐之無跡者賜以真珠百琲有跡者節其  
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  
那得百琲真珠 拾遺記

戴明寶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驕淫為五色  
珠簾明寶不能禁 南史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漁人茅  
公舵偶墮洞中旁行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  
周迴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

氣關水霏如輕霧晝夜明徹守門小蛟龍張鱗

奮爪拒之不得入公脫在洞數日饑食青泥若  
粳米旬餘彷彿記得歸路得去爲吳郡守具言  
其事事聞梁武帝召問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  
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  
通羅浮兩山間穴豁一通枯桑島東穴蓋東海  
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數衛護此珠  
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通信可  
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  
稽郡鄞縣白水郎庾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五十一 高暉堂

祖燒殺鄞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爲龍所害  
汝門龍之仇也可無行乎毘羅伏實乃止于是  
合浦郡洛黎縣驪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  
言家代與陵水羅水龍爲婚遠祖矜能化惡龍  
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龍毒今龍化縣是卽臣  
祖奉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化臣祖化之今石  
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湖州彭蠡銅鼓石頭等  
識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  
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尚在否答曰在謹齋

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此石能制微風召雨戒  
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  
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奈之何御龍帝曰事不  
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得昔桐栢真  
人教楊義許謚茅容乘龍各贈制龍石十斤今  
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求之于茅山華陽隱居  
陶弘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敕玉工以于闐  
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未宜  
州空青汰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膠之成二年火

卷之三十七

五十二 高暉堂

廣博物志  
堅之龍腦香尋亦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  
身及衣佩乃齋燒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  
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燕百事賂  
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  
嘉又上玉函青玉具陳帝吉洞中有千餘歲能  
變化出入人間之龍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  
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襍珠一石以報帝命子  
春乘龍等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舊岸已而  
子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還靈異獲天人之實以

諸水大龍皆諸臣宗祚亦知日是其子夜請通

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一是天帝如意珠之  
下者其一一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蟲珠五  
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襍珠是蚌蛤等珠不如  
火珠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  
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

里中者十里下者一畢光之所及無風雨雷  
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九色上者夜光百步中  
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蟲豸之毒  
蟲珠七色而多赤其蟲六足二目日當其陷處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五十五 高暉堂

有凹如鑲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  
者為之上有瑕者為下蚌珠生于蚌腹與月盈  
虧蛇珠所致隋侯噲參即其事也又問蛇鶴之  
辨對曰使其自適帝命杰公記蛇鶴二珠以十  
餘襍珠散于殿前取大黃鯢玄鶴各十數處有  
珠中間于是鶴啣其珠鳴舞徘徊蛇啣其珠盤  
屈宛轉群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珠  
等珠光之遠近七九八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  
在龍宮得食如花如藥如膏如飴食之香美齋

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曰乃堅如石不可咀嚼帝  
令秘府藏之拜子春為奉車都尉二弟為奉朝  
請賜布帛各千疋追訪公肫往不為龍害所由  
為用麻仁油和蠟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  
廣記

元帝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勿竊吞之謂  
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獻之信宿之間珠遂  
便出帝尋一目致眇蓋魚之報也  
突厥昔與中國交帝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五十六 高暉堂

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帝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  
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僚聞  
之畢賀后雅性儉約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  
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 隋書  
隋煬帝南幸時陰雲驟作俄雨水電忽降擊龍  
舟之蓋既晴上思霹靂世基請令宮女撒珠璣  
於舟中以應電聲又拋龍腦于錦帆之上以象  
霰雪 開河記  
昔安竭羅言龍王六年始八歲有一寶珠價

但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為十方一切衆生演說妙法

法苑珠林

佛在世時告天帝釋言汝施我真珠并天工匠文告天魔汝施我七寶又告娑竭龍王汝施我摩尼珠帝釋天龍等即奉珠寶于三七日中並集戒壇所造作珠塔用七寶莊嚴上安摩尼珠以佛神力故于三七日中一時皆成合得八百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五七

高暉堂

億真珠七寶塔以盛如來瓦鉢

法苑珠林

明月摩尼珠多在龍腦中有福衆生自然得之亦名如意珠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得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或是帝釋所執金剛與修羅鬪時碎落閻浮是變成此珠又言過去久遠佛舍利法既滅盡變成此珠以為

利益

善信經

佛在世時迦毘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

頭上自然有摩尼珠時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曰寶珠年漸長大見佛出家成阿羅漢果

百緣經

有國名歡樂有居士名摩訶檀妻名旃陀生一子姿容端正世間少雙墮地便語發誓願言我當布施濟益貧窮父母因名大意至年十七為衆生故發意入海取月寶珠以濟衆生初入海中至白銀城龍王與明月珠有二十里寶前行復至金城龍王與明月珠有四十里寶復前行至水精城龍王與明月珠此珠有六十里寶復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五八

高暉堂

前行至瑠璃城龍王與明月珠此珠有八十里寶龍王遂發願言後得道時願我為弟淨意供養過干今日令長得智慧大意受珠而去欲還本國經歷海中諸海神王因共議言我海中雖多衆珠名寶無有此珠便勸海神要處奪取神化作人與大意相見問言聞卿得奇異之物寧可借視大意舒手示其四珠海神便搖其手使珠墮水大意自念王與我言此難保我幸得之今為此子所奪非趣也即語海神曰我自勤苦



經涉險阻得此珠來汝反奪我今不相還我當  
杼盡海水海神知之問言卿志奇高海深三百  
三十六萬由旬其廣無涯柰何竭之如日終不  
墮地如大風不可攬束日尚可墮風尚可攬大  
海水不可杼令竭也大意笑答之言我自念前  
後受身生死壞敗積骨過于須彌山其血流過  
五河尚欲斷生死之根本但此小海何足可杼  
我昔供養諸佛普願言令我志行勇於道決所  
向無難當移須彌山竭大海水終不退意使一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五九 高暉堂

心以器杼海水精誠之意四天王來助大意杼  
水已二是海中諸神皆大振怖共議言今不  
還珠者非小故也水盡泥出壞我宮室海神於  
是使出衆寶以與大意思不取但欲得我珠  
終不相置海神知其意盛便出珠還之大意得  
珠還其本國恣意大施自是以後境界無復饑  
寒窮乏之苦 大志經

于是元始懸一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去  
地五丈元始登引天真大神上聖高尊妙行真

人十方無極至真大神無執數衆俱入寶珠之  
中天人仰看惟見勃勃從珠口中入既入珠口  
不知所處國人廓散地還平正無復歌陷元始  
卽于寶珠之內說經都竟度人經  
珊瑚鉤王者恭信則見宋書  
德至於山陵則出黑丹李經援

雞駭犀王者賤難得之物則出宋書  
吹琉璃出須彌山青色一切寶皆不可破亦非  
火焰所能鎔惟身神有道力者能破之或云是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六十一 高暉堂

金鴉鳥殼帝青者帝釋寶青色也  
視瓦上獨無霜者其下有寶藏地鏡圖  
神靈滋德百寶用則璣鏡出孝經援神契注  
蕃積之中有聖鐵焉舍之可以辟兵須彌之山  
有吹琉璃焉火不能銷金不能破  
蜂藪熟而爲琥珀蜻蜒之目瘞而爲青珠

琥珀一名江珠廣志

頗梨千歲汞所化瑪瑙鬼血所化  
佛言大王當知轉輪聖王復有七種名爲輭寶

所有功德少前七寶何等爲七一劍寶二皮寶  
三牀寶四圍寶五屋舍寶六衣寶七足所用寶  
第一劍寶者輪王所用國內若有違王命者彼  
劍寶卽從空飛往諸小王見卽降伏拜第二皮  
寶者此海龍王皮出大海中廣五由旬長十由  
旬體淨鮮潔光耀白日火燒不焦水漬不爛猛  
風吹不能動體含溫涼能卻寒熱隨王去處皮  
寶亦去所有土衆滿十由旬徧覆其上能作別  
屋不相妨礙第三牀寶者王所用牀立能平正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李 高暉堂

柔輒得所若王入禪卽入解脫禪定三昧能滅  
貪嗔癡女人見王坐寶牀者卽皆得離貪瞋癡  
心第四圍寶者入彼圍時卽得定心若王欲受  
五欲樂時依王所行善業功德諸天界中所有  
華果池河戲樂之具自然隱沒現于王前第五  
屋舍寶者王入彼屋欲見日月星宿所有殊異  
珍玩伎樂屋中悉聞卽離憂惱一切疲勞午睡  
眠中極受快樂第六衣寶者王所有衣無如世  
間所有極麗廣文第一柔輒一切塵垢不

能點汗著彼寶衣卽離寒熱饑渴疲憂而水火  
刀等所不能損第七足所用寶者所謂鞞等若  
王者者涉水不沒入火不燒雖復遠行百千由  
旬不覺疲極是名輪王七種輒寶是十善中少  
分習氣功德非正具足十善業道  
薩遮尼  
乾子經  
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于  
殊方以露充于厨也碼碯石類也南方者爲之  
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  
則日行萬里能騰空飛腦色黃日行千里腦色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李 高暉堂

青者嘶聞數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  
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怒今爲器多用赤  
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亦殊朴拙其國  
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  
之鬼能以赤碼碯爲瓶盃及樂器皆精妙輕麗  
中國人有用者則魑魅不能逢之一說云碼碯  
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昔黃帝除蚩尤及  
四方群凶并諸妖魅填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  
如岳數年中血凝如石膏白如灰膏流成泉故

賦中極受快樂第六衣寶者王所有衣無如世

南方有肥泉之水有白聖之水望之義義如霜雪矣又有丹丘千年一燒帶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為大瑞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為丹石則

碼碼也不可研削雕琢乃可鑄以為器也當黃帝時碼碼甕至堯時猶存其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班賜羣臣至舜時露已漸滅隨

帝世之汗隆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及乎三代之滅于陶唐之庭舜遷寶甕于衡山之上故衡山之嶽有寶露壇舜於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空三 高暉堂

舜南巡至衡山百辟群后皆得露泉之賜時有雲氣生于露壇又遷寶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于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為小溪逕從

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之堂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至

後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曰寶雲生于露壇祥風起于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

縈帶三壺則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

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

四方君... 女界... 凡... 凡... 凡...

壺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制道華山之似削成八鴻者八方之名鴻大也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皆如聚米縈帶者矣 拾遺記

東侯為潘妃作琥珀釧一隻直七十萬 南齊書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于殿前謂之

女珊瑚一旦柯葉盛茂至靈帝時樹死 述異記 鬱林郡有珊瑚市 上

大貝王者不貪財實則出 宋書 邇山濛水多黃貝 山海經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空四 高暉堂

堯懸貝殼于鳩官 嚴助相 貝經 貝至徑尺則實也狀如赤電墨雲謂之紫貝素質紅墨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墨文黃

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黑白各半曰伏貝使人寡慾無以近婦人黃

唇點齒有赤駁口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赤帶通脊曰瞬貝使胎消毋以近孕婦赤幟肉

慙赤絡曰葇貝使人健忘赤鼻青唇曰營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春上有縷句唇曰碧貝使童子

盜赤中圓曰委貝使人志強賈勛

蛙延得大貝于昌陽弱泉為五帝瑤器也上

穆王得大紫貝懸其殼于昭陽觀以消惡霧上

下錢以

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

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周謂

之布齊晉謂之刀通典

軒轅臣伯陵始造錢刀夏禹始用龜貝銀玉之

貨物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五

高暉堂

軒轅造錢而無文周景公改鑄大錢始為有文

公孫述始鑄鐵錢魏武帝始以年號鑄錢上

秦始皇始禁私錢漢武帝始拘銅于官而禁私

采珠玉金銀銅鐵錫越勾踐始作金人

教與俗改幣與世易夏后以元貝周人以紫石

後世或金錢刀布

古泉貨太昊金尊盧氏幣緯畧

南方有蟲名蠹蝓一名蝓蝓又名青蚌形似蠶

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

取其子毋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毋必

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

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

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蚌

搜神記

堯守歲之盈虛乘民之緩急正其甲令而御其

大權燒山林楚沛澤以通刀布乃為金三等禹

氏邊山之玉赤野末光之珠以為上幣汝漢石

漆之金以為中幣泉貨以為下幣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五

高暉堂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禹以歷山之金

並鑄幣以救八困至周太公立九府圖法始名

以錢錢文以寶自周景王大錢始也以年自後

魏孝文太和始也以錢為錢自公孫述據蜀始

也寧始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

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

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

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



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幣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達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意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于民以除之夏書有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高暉堂

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千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千祿焉若夫山林置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賸乏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源而為橫汗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亾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于災備也其所息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穢而翳其人也王其

國之王弗聽卒鑄大錢國語公曰何謂藏于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郭危臺之布散諸濟陰管子

項梁陸養士九十人參木者所與計謀者也不佯疾于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楚漢春秋

相帝時議改鑄大錢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治鑄之便故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利將盡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高暉堂

取者爭競造鑄之端于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一人鑄之萬人奪之乎夫欲民殷財阜是在止後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籠之中棲鳥烈火之土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致焦爛乃止不鑄錢後漢書

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亂錢果流布四海

王莽篡位罷五銖更作小錢文曰貨泉其文反  
白水其人此則世祖中興之瑞也鶴 劬漢官儀

鍾離意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辦裝錢

闞敞字子張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  
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舉家病

死唯孤孫九歲嘗未死語孫云吾有錢三十萬  
寄豫闞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

之孫曰祖唯言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  
取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無疑汝南先賢傳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李九 高暉堂

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三輔次錄

范冉侯姊病姊飯之留錢二百後漢書

郝子廉過姊飲留錢席下而去毋行飲水輒投

一錢井中風俗通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

晨而起侵夜而息管理產業聚歛無厭而不敢

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

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干外纔餘半在閉目  
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

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貨財充于內怒  
矣笑林

陳重在郎署有郎負息數十萬債主日至煎求  
無已重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厚辭謝之重曰

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謝承後漢書

漢有厭勝錢藕心錢狀如千盾長且方而不貞  
蓋古刀布之變也

有同擊噴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臥夢天公  
過而哀之勅外有以給與司命案錄籍云此人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七十 高暉堂

相貧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

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瞻覺言之于是夫婦

戮力晝夜治生所為輒得貲至千萬先時有張

媪者常往擊噴家傭賃野合有身滿月當孕便

遣出外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

作糜粥食之問當名汝兒作何姬曰今在車下

而生夢天告之名為車子擊噴乃悟曰吾昔夢

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貨我必是子也財  
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大富于周家

張冲字長思，遼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閭，時人爲之謔曰：「推財不疑張長思。」前京錄

晉義熙十二年，滄陽縣群童子浴于清水，忽見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放隨流去，又以衣盛裹，各有所得，又見流錢中有一銅車小

牛牽之，勢甚奔迅，見等奔逐，掣得一輪，徑可五寸，猪臯轂有六輻，通然青色，缸內黃脫狀如恒

運于時，沈敞守南陽，求得此物，然莫測之。洽聞記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圭 高暉堂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輦着船中，須臾悉變成土。異苑

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爲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爲「孝建」，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貨

薄人貧，公私俱罄，宜應遵式，古典收銅，結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合宜，以銅贖刑，隨罪爲品，詔

可之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于是人間盜鑄者，雲起襍以鉛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

以取其銅，錢既轉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

置歸之矣，自是日，或謂車子長，大富于國，吏官長坐罪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乃立品，招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顏竣曰：「議者將謂官燕空虛，宜更改變天下銅少，且減錢式，以救災弊，賑國弔人，愚以謂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于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源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鎔鑄獲利不見有頓得一二倍之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又不可二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圭 高暉堂

人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人困窮，又不可三也。况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筭當時，取謂百代上，不聽。宋書

宋文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細人模效之，剪鑿者謂之「未子薄者」，謂之「苻葉」，永

光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于是錢貨亂，一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鷺眼」，纒環。七

宋世祖令小黃門于殿內埋錢，以爲私藏。南史

三六

赤仄錢一當五以赤銅爲其郭所謂子緡也

吳興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上

秦始中世祖于青谿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劍及治湓城又得一大錢

文曰太平百歲南齊書

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覲上書曰三吳國之

關間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

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

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七三 高暉堂

爲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

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

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

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

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

以爲開鑄錢府方督貢金大興鑄錢重五銖

一依漢法府庫以實國用有儲乃量俸祿薄賦

稅則家給人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剪鑿不

鑄大錢也若官錢已布于人使嚴斷剪鑿小輕

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

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奸巧之路錢貨既

均遠近則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

時議者以爲錢貨轉少宜更廣銖重其銖兩以

防人姦上乃使諸州犬市銅會上崩乃止齊書

臨川王宏恣意聚歛庫室垂有百間性愛錢百

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以紫標如此三

十餘間豫章王綜爲錢愚論以譏之南史

晉平王休祐爲荊州以短錢一百賦人田登求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七四 高暉堂

白米一斛

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

一忝其文則重一斤三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

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

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者其五銖徑

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三吳屬縣行之女

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

錢二種並徑一寸重四銖源流本一但文字古

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徑



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稚錢五銖錢徑七

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錢但稍遷異

以銖為朱耳三吳行之差少于餘錢又有對文

錢其源未聞豐貨錢徑一寸重四銖半代之謂

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輕重不一

天子頰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

趨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

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所在鐵錢

遂如丘山物價騰貴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十五 高暉堂

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

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

足百詔下而人不從錢百益多至于末年遂以

三十五為百

梁元帝幸玄洲苑見大馳盤屈于前羣小馳遶

之皆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恐是錢龍以

錢千萬鎮其處

梁庾丹少有雋才父景休頗有資產丹負錢數

百萬債者填門景休怒不償既而朝賢之丹不

之景休景休悅悉為還之

江祿為武尋郡頗有貨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

迫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

應者也 梁書

劉類為弘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

有孔穴 魏書

永平三年冬鑄五銖錢牟莊初私鑄者益更薄

小乃至風飄水浮 後魏書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十六 高暉堂

柱錢及鷲眼錢人襍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鷲

眼輕私家多鑄鑄又間以錫錢兼以粟帛為貨

文帝元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鷲眼十 陳書

後魏宣武景明年海陵人黃尋家貧忽風雨錢

飛至家後巨富錢數萬其後被誅 廣五行記

高祖禁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者上令斬

之蘇綽曰此人當杖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

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乃止 隋書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

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其兒兩手各把金錢取已還生無有窮盡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曰寶手年漸長大慈慧孝

順好喜布施有人來乞申其兩手出好金錢尋以施之後與諸人出城遊觀前到祇洹見佛相

好心懷歡喜頂禮請佛及比丘僧願受我供阿難語言設供須財于是寶手即申兩手金錢雨

落須臾滿地積聚過人佛勅阿難令為營供飲食訖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歸辭父母求乞出家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三七 高暉堂

既出家已得阿羅漢果 百緣經

昔有三人共賈術各分得五百萬餘有一錢欲與一人則為不平欲破分之事有不然時沙門

分衛三人共言布施沙門答言大佳手共持與沙門咒願令汝今世後世並得其福並生羅閱

國中各得豪富一人山中採金一人主耕田取金一人主井中汲取金為受前世布施之福 法苑珠林

珠林○以下幣帛

太昊幣謂之九棘

白氏帖伏羲作布是以神農有不織之令黃帝內傳云黃帝斬蚩尤盤神獻絲乃稱織維之功 路史

黃庭為不死之道受者先齋九日然後受之結盟立誓期以勿洩盟以玄雲之錦九十疋金簡

鳳文羅四十疋 黃庭經 南海出蛟綃紗泉先潛織一名龍紗以為服入

水不濡 述異經 員嶠山有水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三七 高暉堂

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

之堯以為黼黻 拾遺記 玄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績為布 玄中記

益州有梧桐木其華采如絲人績以為布名曰桐華布 華陽國志

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何奴累金之物 鹽鐵論

青筒子升越筒中女布 潛夫論

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不葛使女工織  
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于子何如羣臣曰善  
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欲獻  
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  
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  
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粟至于勾甬西至于  
檣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縱橫八百餘里  
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文筍  
七枚狐皮五雙曹竹十屨以復封禮吳王得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七九 高暉堂

曰以越僻狄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  
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與國千  
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臥于舍謂  
侍者曰吾君釋其石室之囚縱于南林之中今  
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于吾之心其無  
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  
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  
王用心之苦乃作詩曰葛不連蔓桑台台我君  
心苦命更之嘗靡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

絲女工織方不敢遲務于羅令輕霏霏號絲素  
兮將獻之越王悅今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  
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群臣拜舞  
天顏舒吾王何憂能不移

吳越春秋

吳亦而使於智氏假道于衛甯文子具紵絺三  
百製送之吳亦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  
伯命造舟爲梁吳亦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  
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舟臣之  
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八十一 高暉堂

後矣將以襲衛吳亦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  
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  
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說苑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  
哉遂燔其機

韓子

蘇秦如趙逢其隣子于易水上從貸一布布償  
千金隣子不與

典畧

尉陀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疋

西京雜記

漢武時西域獻陝蹠羅日本國貢麒麟錦金花

眩人眼日洞冥記

霍光妻遺淳千衍蒲桃錦二十四疋散花綾二

十五疋綾出鉅鹿陳寶光字實光妻傳其法霍

顯召人其第使作之機用二百二十緝六十日

成一疋疋直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錢

百萬養金百兩衍猶怨曰吾為爾成何功而報

我若是哉西京雜記

招僊閣中有霞光繡有藻龍繡有連煙繡有走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全一高暉堂

龍錦有雲鳳錦有鬪鴻錦上燒荃靡香屑燒栗

許其氣三月不絕洞冥記

因祗之國云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輕

潔被織羅襪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袷

帶恐飄颻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納

于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

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

雷覆城雉樓堞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

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

幅皆廣三尺拾遺記

廉范年十五至蜀迎祖母喪及到葭萌船沒幾

宛太守張穉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

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東觀漢記

前後每得蜀錦殊不善鮮卑尚復不受也吳所

織如意虎頭連壁錦采至洛邑亦皆下惡是為

下土之物皆有虛名魏文帝詔

馬先生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

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全一高暉堂

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

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

陽之無窮裴松之三國志注

張仲舒為司空空中忽雨降羅于其庭內張惡

而焚之經宿抱病而死異苑

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恡張溫使蜀

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

無巖者溫嘉其能顯非笑林

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



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天交龍小交龍荷蓋文錦

班文錦鳳凰錦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其御

蜀有豹頭文蜀鹿子蜀花蜀或青綈或白綈或

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十六國春秋

宋該為右長史太祖會群僚以該性貪故賜布

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愧辱

之燕書

沈休文雨夜齋中獨坐風開竹扉有一女子携

絡絲具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

縵不斷斷時亦就口續之若真絲焉燭未及跋

得數兩起贈沈曰此謂水絲贈君造以為水統

忽不見沈後織成純鮮潔明淨不異于水製扇

當夏日甫携在手不搖而自涼瓊環記

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入丈帝惡其精麗勞

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宋書

靈太后幸左藏賜布絹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

士融並以所負多顛俯于地崇乃傷腰融至損

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脚折股貪人賤

類穢我明主北史

祖珽與陳元康等為聲色之遊諸人常就珽宿

出山東大文綾運珠孔雀羅等百餘令諸姬賭

之為戲樂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夏六月焚綾文布元經

狄士文常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

士文口銜一疋絹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

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物勞

遣之隋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全四 高暉堂

越溪進耀光綾綾文突起有光彩越人乘樵風

舟泛于石帆山下收野繭纒之纒絲女夜夢神

人告云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繭即江淹文

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為裳必有奇文織成果

符所夢大業拾遺

毗騫有燃火之洲有木可績是謂火浣之布玄覽

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

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

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為手中與

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洿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十洲記

西域有火鼠之布東晉發家記

晉太康元年白雲起于灞水三日而滅有司奏云天下應太平帝問其故曰昔舜時黃雲興于郊野夏代白雲蔽于都邑殷代玄雲覆于林藪斯皆應世之休徵殊鄉絕域應有貢其方物也果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萬疋其國人稱羽山之山有文石生火煙色以隨四時而見名爲淨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全五 高暉堂

火有不潔之衣投于火石之上皆如新浣當虞舜時其國獻董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爲衣謂之丹衣史家云單衣今縫掖也拾遺記

杰公常與諸儒語云扶桑之蠶長七尺圍七寸色如金四時不死五月八日嘔黃絲布于條枝而不爲蠶燒扶桑木灰汁煮之其絲堅韌四絲爲係足勝一鈎蠶卵大如燕雀卵產于扶桑下齋卵至句麗國轉變小如中國蠶耳俄而扶桑國使使貢方物有黃絲三百斤即扶桑所吐之

絲也帝有金鑪重五十斤繫六絲以懸鑪絲有餘力四公記

南海商人齋火浣布三端杰公遙識之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續鼠皮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之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蕪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上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七 八十六 高暉堂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七

隴首蓋斯裘

昔中宋 丑訂

服飾衣冠 履屐 展 釵 鞞 鞞

紫貂白狐製以為裘鬱若慶雲皎如荆玉此裘衣之美也歷嘗蒼蒯編以衰芒葉微疎象黯若朽穰此卉服之惡也裘衰雖異被服實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衰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衰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一 服 高暉堂 成務各有宜也 新論 霜風慘烈周棄不藝不炎氣赫職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貨章甫者不造闕越衙赤鳥者不入跣狹知俗不宜也 上

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以此防民猶有疾驅于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于淵寘援于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文中子

胡曹作衣召氏春秋○又淮南子云伯余作衣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祀天尚質故用黑羔為裘

中秋獻良裘裘之美者王者所服王乃行羽物以羽鳥之物行賜羣

臣季秋獻功裘功裘致人功為之卿大夫所服以待頒賜王大

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

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廡裘

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

裘與其皮事不會周禮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禕與鞞同伊維而南素質五色皆備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二 服 高暉堂

成章揄狄狄與翟同江淮而南青闕狄闕狄刻此三者皆備成章曰揄闕狄而不畫

皆祭服鞞衣告象桑葉始生展衣以禮見王及

緣衣御于王之服亦以宴居推次其色則緣衣

素沙今之白絹也去服辨外內命婦之服命婦

見內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內命婦九嬪服鞠衣

宰注鞠衣展衣緣衣素沙世婦服展衣女御服

緣衣外命婦孤之妻服鞠衣卿大夫之妻○凡

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為女御所役使以

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妻柳之材

掌凡內之縫事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春陽潔達故暴曬其練夏纁

玄夏暑潤易可和釋故秋染夏夏暑至秋五

為度秋氣涼冬至功成也○掌凡染事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副所以覆首為

之次次第髮追衡笄追治也王后之衡笄以玉

長短為之次配展線衡則維持冠而平之為九嬪及外內

也笄則卷髮而節之使平也廣博物志

命婦之首服衣鞠衣展衣者服以待祭祀賓客

○喪紀及弁經亦如之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命之物以色之用事

如祀昊天上帝之類王之吉服此下言祭祀祀昊

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大裘黑裘也內服大裘

後方前圍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

公饗射則鷩冕鷩謂華蟲以下其祀四望山川

則毳冕毳謂宗彘以下其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社土神稷穀神五祀門戶竈行中雷也希但祭

羣小祀則玄冕羣小祀謂林澤墳衍四方百物

凡軍事羣弁服羣謂羣之熟者弁冠也其服

王以為兵用十五升白布積素以為裳祀朝則皮弁服

之服鹿皮為弁也王以為凡甸冠弁服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亦

○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服凡喪為大

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

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大札大

荒大裁素服○公之服九命自袞冕而下如王

之服九命侯伯之服七命自鷩冕而下如公之

廣博物志

服七章子男之服五命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

服五章孤之服命之孤四自希冕而下如子男

之服二章卿大夫之服再命自鷩冕而下如子男

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一命○其凶服亦加以

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

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凡大祭祀

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各共奉上之○大喪

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廡衣服皆掌其陳

序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八寸長一

衣而延紐延即冕之覆而在上也紐小鼻五采

纁有十就而垂于延之前後各十有二就也

就成也皆五采玉十有二以五采玉相間用五

纁音藻各十有玉笄朱紘以玉為笄橫貫于紘以朱為

二旒也諸侯之纁旒九就見之前後各九就每就

玉三采三采朱白蒼也其餘如王之事謂玄

裏延綴玉纁旒皆就此總言侯伯子男之冕也

命則玉璜玉笄以玉為璜所王之皮弁會五采

五就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五 高暉堂

皮弁王眠朝之服其纁玉琪象邸玉琪即五采

中結五采玉為飾也玉笄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

內頂上之邸也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革弁皮弁經各以其等

為之而掌其禁令命上

天子祿朱袞衣冕諸侯玄袞衣冕大夫禪冕

士皮弁服荀子

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

則蒼衣蒼冕祀東方上帝及朝日則青衣青冕

祀南方上帝則朱衣朱冕祭皇帝祗祀中央上

帝則黃衣黃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則素衣素

冕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稷則玄衣玄冕享先

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象衣象冕十有二章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火宗彘藻粉米

黼黻六章在裳凡十二等享諸先帝大貞於龜

食三老五更享諸侯耕籍則服袞冕自龍已下

凡九章十二等宗彘已下五章在衣藻火已下

四章在裳衣重宗彘祀星辰祭四望視朔大射

饗羣臣巡犧牲養國老則服山冕八章十二等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六 高暉堂

衣裳各四章衣重火與宗彘羣祀視朝臨太學

人道法門宴諸侯與羣臣及燕射養庶老適諸

侯家則服鷩冕七章十二等衣三章裳四章衣

重三章袞山鷩三冕皆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

通以升龍為領標冕通十有二旒巡兵即戎則

服韋弁謂以韠韋為弁又以為裳衣也田獵行

鄉畿則服皮弁謂以鹿子皮為弁白布衣而素

裳也隋書

皇后衣十二等其翟衣六從皇帝祀郊禘享先

帝則黃衣黃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則素衣素

冕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稷則玄衣玄冕享先

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象衣象冕十有二章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火宗彘藻粉米

黼黻六章在裳凡十二等享諸先帝大貞於龜

食三老五更享諸侯耕籍則服袞冕自龍已下

四章在裳衣重宗彘祀星辰祭四望視朔大射

饗羣臣巡犧牲養國老則服山冕八章十二等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六 高暉堂

衣裳各四章衣重火與宗彘羣祀視朝臨太學

人道法門宴諸侯與羣臣及燕射養庶老適諸

侯家則服鷩冕七章十二等衣三章裳四章衣

皇朝皇太后則服疊衣祭陰社朝命婦則服翟

衣祭羣小祀受獻醴則服鷩衣采桑則服帗衣

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服朝衣食命婦歸寧

則服翬衣俱十有二等以暈雉為領標各有二

臨婦學及法道門命婦有時見命婦則蒼衣春

齋及祭還則青衣夏齋及祭還則朱衣采桑齋

及采桑還則黃衣秋齋及祭還則素衣冬齋及

祭還則玄衣自青衣而下其領標以相生之色

諸公之服九一曰方冕二曰衮冕三曰山冕四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七 服 高暉堂

曰鷩冕五曰火冕六月毳冕七曰韋弁八曰皮

弁九曰玄冠諸侯服自方冕而下八無衮冕諸

伯服自方冕而下七又無山冕

三公之服九一曰祀冕二曰火冕三曰毳冕四

曰藻冕五曰繡冕六曰爵弁七曰韋弁八曰皮

弁九曰玄冠三孤之服自祀冕而下八無火冕

公卿之服自祀冕而下七又無毳冕上大夫之

服自祀冕而下六又無藻冕中大夫之服自祀

四又無爵弁士之服三一曰祀弁二曰爵弁三

曰玄冠庶士之服一玄冠

諸公夫人九服曰褙衣鷩衣帗衣翬衣弁

朱衣黃衣素衣玄衣而九諸侯夫人自鷩而下

八諸伯夫人自帗而下七

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一曰帗衣二曰鷩衣三

曰鷩衣四曰青衣五曰朱衣六曰黃衣七曰素

衣八曰玄衣九曰昏衣華皆九樹

三狄三孤之內子自鷩衣而下八六嬪六卿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八 服 高暉堂

內子自鷩衣而下七上媛上大夫之孺人自青

衣而下六中媛中大夫之孺人自朱衣而下五

下媛下大夫之孺人自黃衣而下四御媛士之

婦人自素衣而下三 八 服 高暉堂

釋迦佛初成道時乃至涅槃唯服粗布僧伽梨

及白氎三衣未曾着蠶衣繒帛何為惡比丘等

謫贖我云毘尼教中開許着之初成道時愛道

比丘尼手執金縷袈裟持施與我不敢受令

持施僧況我三界大師服着蠶衣我於三藏教

中雖聽用繒絲供養佛法僧然本非是蠶也

絲綿我此閩浮州及以大州之外有千八百六

國金有繒帛絲綿皆從女口出之非是蠶口中

出由不殺害衆生命故福業所感故從女口中

出問何以得知答曰若欲須絲作衣時即須然

香至桑樹下便有二化女子從彼樹下出形如

八歲女從口中吐絲彼國人等但設羅車從女

口中取絲轉至羅車上取足便止化女即滅我

聽着繒絲者是此女絲及天繒絲本非害生取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九 高暉堂

絲而用云何誘我害生取絲用取 法苑珠林

有巢始衣皮軒轅妃嫫祖始育蠶緝麻以興機

杼而成布帛唐堯加以絺苧木綿草布毛縠虞

舜加以錦繡秦始皇作夾纈伏羲作表軒轅臣

胡曹作衣伯余爲裳因染采以表貴賤舜始制

袞及鞞深衣禹作襦袴伊尹作夾襖傳說作袍

唐高祖作半臂馬周作襴衫軒轅始定服色凡

人君所尚服色各依五運更之色周公始制天

子服四時各以其色隋文帝始制天子服專尚

黃唐韋韜始請天子用器皆以黃色伊尹始制

婦人大袖秦始皇制霞輶二世作背子隋煬帝

作長袖遂人始以繩束髮爲髻伏羲始作皮冠

軒轅加以冕旒充纁堯加繡纓周公作幅巾魯

昭公始以絹素爲弁趙氏武靈王作貂蟬秦孝

公作武幘漢高祖作竹皮冠王莽制頭巾後漢

始效非蕃制璠帽周武帝作幞頭 物源

周公作纒

軒轅始作帶纈項制條堯爲玉珮殷湯作笏及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十 高暉堂

盤囊 金上

衲者自有虞氏即有之故國語曰袍以朝見也

秦始皇三品以上綠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絹

爲之 古今注

披襖子蓋袍之遺象也漢文帝以立冬日賜宮

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襖子多以五色繡羅爲之

或以錦爲之始有其名煬帝宮中有雲鶴金銀

泥披襖子

布衫三皇及周末庶人服短褐襦服深衣秦始



皇以布開袴名曰衫用布者尊女工之尚不忘本也

汗衫蓋三代之襦衣也禮曰中單漢高祖與楚交戰歸帳中汗透遂改名汗衫至今亦有中單但不縵而不開

林肚蓋文王所制也謂之腰巾但以繒為之官女以絲為之名曰腰絲至漢武帝以四帶名曰袜肚至靈帝賜官人蹠金絲合勝袜肚亦名齊襦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土 高暉堂

袞古之前制衣裳相連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袞袞上加翟衣皆以絹為之始皇元年宮人令服五色花羅袞至今禮席有短袞焉

視三代不見所述周文王所製視長至膝謂之弊衣賤人不下服曰良衣蓋良人之服也至魏文帝賜官人緋交襠即今之視也

袴蓋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為之名曰褶敬王以繒為之名曰袴但不縫口而已庶人衣服也至漢章以綾為之加下緣名曰口常以端午日

賜百官水紋綾袴若百官母及妻妾等承恩者則別賜羅紋勝袴取其昭勝今太常二人服紫絹袴褶緋衣執承籥以舞之並上

黃帝冕舜十二章服禹珮玉秦簡公初令吏帶劔趙武靈王始胡服騎射漢獻帝時王公士人服幅巾後周宇文護令百官執笏紗幘隋文帝定服色尚黃煬帝定品官服色三紫五朱以以下綠吏青庶人白商皂 玄覽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土 高暉堂

皐陶擇氅裘以御之尸于少昊都于曲阜鞅鞅毛人獻其羽裘田休于禹時渠搜來獻裘宋志

舜令禹制繡以五種之彩明施于五色制作衣服則帝舜始為繡也詩正義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著桃及桓公怪而問之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為言亡也

夫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于桃及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薛



傳外

晉侯使申生伐<sup>見</sup>山衣之偏袷之衣佩之金珠  
侯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  
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  
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  
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外  
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  
盡敵而返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  
讒言作于中君子曰知微 補序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圭 高暉堂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  
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駟可以導眾其  
動作悅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  
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眾民  
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  
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  
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  
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彩  
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

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  
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  
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  
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矣矜  
衣服之麗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  
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一心于邪君之寃  
鬼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  
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  
為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圭 高暉堂

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  
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孽又生也公何不去二  
子者母使耳目淫焉 上  
齊林既者衣葦朝景公景公曰何忽服小人衣  
耶林既曰衣狗裘者必不羊鳴今君衣狐裘音  
必能不狐乎 說苑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王之衣何其  
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  
邪對曰甲惡于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

夏日則熟衣無惡于甲者矣。貧賤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人王不取也。

宋景公之時，懸四時衣。春夏以珠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溫。拾遺記

勾踐與妻人臣吳夫人衣無緣之裳，左開之襦，以養馬。吳越春秋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裘溫且輕。」簡子曰：

「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傷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

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說苑

列精于高聽行，平齊泯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顛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

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于高因步而窺于

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

行于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于所聽行乎？」呂氏春秋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于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

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被翠雲之裘。宋玉風賦

渠搜國人綴草毛為繩，結網為衣，似今之羅紈也。元狩六年，來獻網衣一襲，帝焚于九達之道。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八 高暉堂

恐後人徵求以物奢，貴燒之煙如金石之氣。拾遺記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西京雜記

王母上殿，東向坐着黃金裕襦，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瑤鳳文之舄。漢武內傳

西王母侍女服紺綾之袿。

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袍，雲采亂色。金土

南極夫人被錦服青羽裘真人傳

秦護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

曰冬無袴有秦護後漢書

黃香字文強年十二家業虛貧衣食不瞻舅龍

鄉侯為作衣被不受東觀漢記

張君平與妹憲書曰念諸里舍皆富財賄袿襦

襲蔽紛華照曜于是之際想汝懷愧婦人集

吳選曹令史劉卓病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

之言曰汝着衫汗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高暉堂

側汗輒火浣之魏文帝典論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時夢人遺之

一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也為帝王之所

崇母記所夢之日及生夏之年以弱冠才辯過

人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帝曰

昔公孫龍稱為辯捷而廷誕誣妄今子所說非

聖人之言不談于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昔仲

尼在魏復為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入室

生位至祕書丞居生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清

楊阜字義山為城門校尉常見明帝着帽被縹

綾半袖阜問帝曰此于禮何法服也帝默然魏志

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恰此縹素凶喪之徵也

初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恰傳行之至永

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恰而婦人束髮其緩

彌甚綸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

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慚之貌也其緩彌甚者

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高暉堂

耻也其後二年永嘉之亂四海分崩下人悲難

無顏以生焉搜神記

陸遜破曹休上大會命遜舞解所着白颺子裘

賜之吳書

梁孝王彤衣補車幃以此為清泰軍王銓曰晏

嬰大官稱清者以為御食七百家也公無此費

宜美衣服使內外相稱彤有慚色王隱晉書

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怪之曰此

古練縹之布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

殆有應乎其後懷愍憂駕搜神記

謝尚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畧細行不為流俗

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名知

王敦叅軍犖瞻見敦以故壞裘賜老外部都督

曰此裘雖故不如與小吏敦曰何故瞻曰上服

賜下貂蟬亦可賜下乎金上

石虎臨軒大會着青龍袍鄴中記

石虎獵着金樓合歡袴上

太祖奇張融賜衣曰見卿衣服龕交爾藍纓亦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一 高顯堂

虧朝望令送一通衣意謂雖故猶勝新是吾之

所着已令裁減稱卿之體齊書

王琨性儉約景和中討義陽王景六軍戒嚴廡

須紫服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服在匣不須

更製檢取果得焉上

到漑為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云織

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

日漑答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

粟詎使廉夫食梁書

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

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

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

繒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

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廿史

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斛律金啓太后

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顯祖乃解所服青鼠皮

裘賜之云意在與卿共敝北齊書

昔佛入舍衛城分衛身衣有少穿壞有一婆羅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二 高顯堂

門見佛衣壞即其家中得少白氈持用施佛唯

願如來當持以此補衣佛即受之佛與授記使

與當來世兩阿僧祇劫之中當得作佛

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

作一端金色之氈積心係想唯俟于佛既得見

佛喜發心隨即持此氈奉上如來佛告憍曇彌

汝持此氈往奉眾僧波提重白佛言白佛出家

心每思念故手自紡織規心俟佛唯願垂愍為

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



心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賢思經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一曰加色伽當討襲

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絲綵二條自

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絲謂王絲當妃乳上有

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着此手

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絲王怒問藏臣

藏臣曰絲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

言南天竺國娑陁婆限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王

高暉堂

絲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柘于練上千萬里手

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

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

若不以劍裁娑陁婆限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

使就南天竺索娑陁婆限王手足使至其國娑

陁婆限王與羣臣給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陁

婆限元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于殿上凡統領

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

隱其王于地窟中鑄金人來迎王知其僞且自

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陁婆限王于窟中王足亦自落也法苑珠林

昔迦夷國王名梵摩達時出遊獵于曠野見有

一屋卽往趣之中有一女從求飲食無索不得

王請相見女都裸形王解衣與之著體便無如

是至三王以問女女答昔爲王妻王飯沙門又

施衣時諫但設飯已足不須施衣故受此罪王

欲令我得着衣者爲我作衣先施沙門及明經

賢者王求沙門久不能得可施五戒賢者賢者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王

高暉堂

咒願云願令金床女得福無量得着王衣王問

女曰女是何神答曰我勝于人小不及天故在

鬼神道中檢此命後當生第一天上上○以下冠

冠銘曰寵以着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太公金匱

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

決者事至而斷莊子

知天道者冠鉞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決亂者

佩觿能射御者佩鞞能正三軍者擗笏衣必荷

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

說苑

劔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鈎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

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

董子

黃帝時荀始為冠于則為屣

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冠素纓大夫以下練冠

練纓

尉繚子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高暉堂

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曰切見後周制冕加為十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

又非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珠玉五綵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

之文唯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玉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于弁冕王時冕色

禮既無文稽于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以來制度咸闕天典之歲草創善修所造車服多參胡

制故魏叔論之稱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

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輿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

已勅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衰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

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按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着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晉

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幘從色衣今請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着幘者任

依漢晉制曰可

隋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高暉堂

通天冠金博山蟬謂之金顏

古今注

高祖冠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制禮無文

鄙人不識謂之鵝尾冠

獨斷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九珠九枚今以銅為珠

形制似縷籠記曰知天文者服之

術士冠前圓英制邈迤四重也武靈王好

服

巧士冠高五寸要後相通埽除從官服之

卻非冠官門僕射服之

樊噲冠漢將軍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籍營廣

七寸前出四寸司馬殿門大護衛士服之

卻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監門衛

士服之重上

嫫母作特髻漢呂后作婦冠

漢制洗馬冠高山冠北堂書鈔

六國時趙魏之間通謂中為承露用全幅向後

幘髮謂之頭巾俗人謂之幘頭古今注

實錄曰羌人首服以羊毛為之謂之瓊帽即今

瓊笠秦漢競服之後故以蓆為骨而輓之謂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高暉堂

蓆帽

天皇太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

宮中制馭四方冠有五采春秋合誠圖

高靈九天建金華七曜之冠上清經

呈初紫元天中真人授朱錦之服中綠霞之冠

太洞

玉真九天丈人戴飛精百變之冠佩九玄道真

之策上清經

元始皇上丈人戴七曜之冠佩九色自然之綬

太紫真君建紫晨巾乘青龍紫羽蓋太帝建七

氣朱冠玉珮帝君建紫冠變化經

天皇君戴九色冠地皇君戴二晨玉冠執元皇

定籙策人皇君戴七色冠執上皇保命玉策洞神

東元君道君冠七色曜天玉冠躡九色之履影

青城丈人戴蓋天之冠五嶽圖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高暉堂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

之問不先其大者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

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遠不肖

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也是以四

海承風暢于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

好生故也家語又荀子曰哀公問舜冠于孔

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人問舜冠于

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服焉是以厚在外樹麟

在郊野鳥鵠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此服妖也 晉傅玄奏議

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為冠  
獨斷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

此非有國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

乃發倉困賜貧窮論國出薄罪處三日而民

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韓非子

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

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韋以帶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毛一高聖堂

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

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勾踐剪髮

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

行猶一也 墨子

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具帶鷩

鷩而朝趙國化之 淮南子

魯國孔子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

遠也 東平王蒼傳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辭其朝冠振其鹿裘 風俗通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于荆王荆王使者曰越

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

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

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

之列封也不得處于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鮪

鱣魚鯿為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

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敵

越亦將翦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

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毛一高聖堂

可謂士矣 韓詩外傳

范獻子卜僭占之繇曰君子得龜小人遺冠范

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瓊語

魯人身善制冠妻魯織屨往徙于越而大困窮

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畜

火井中操釣上山捐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 淮南子

古慎無巾王莽頭禿乃始施巾 獨斷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袁紹崔豹之



徒雖為將即猶着練巾

劉生帽裁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服魏文帝與劉焯書

有澤火者冠霞笠兼莎裳褊衣緩步而去苻子

義熙中王愉字茂和在庭中行帽忽自落仍乘

空如人所着尋而第三兒緩懷貳伏誅異苑

宋何尚之致仕在家常着鹿皮冠後復起拜開

府儀同三司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戲曰

今日何不着鹿皮冠

沈慶之隨宗慤伐沔北諸山蠻天破之慶之患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无 高暉堂

頭風好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宋書

劉訐常着殺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

返神理閒正姿貌其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

遇者皆謂神人南史

武帝幸劉俊第帝着鹿皮冠劉俊設兔毛毳于

牖中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出齊書

齊東昏侯製四種冠五彩袍金陵志

永明中高麗使至服窮袴冠拒風曰此古之遺

像也南齊書

梁邵陵王綸于婁湖立園廣譙酒後好聚眾賓

冠手自裂破殺之唾壺皆莫敢言謝舉常預宴

王欲取舉帽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

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惡色南史

崔休兼給事黃門侍郎叅定禮儀帝嘗閱故府

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制顧謂休曰此鄉

家舊事也後魏書

周獨孤信馳馬帽微側人遂為側帽

雲定輿謂宇文述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乃為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无 高暉堂

術製袂中令深袖耳時人學之名為許公希

勢許公述封爵也

隋大業十年左丞相牛弘下議請着桐子巾以

桐木為之內皆漆詔從之劉馬事始

李子雄明辨有器幹煬帝甚任之新羅適遣使

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

首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

子雄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以來

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劾奏其

事竟坐免 隋書

高麗冠曰骨蘇多以紫羅為之 周書以下辨

燧人始為笄女媧之女以荆杖及竹為笄以貫

髮至堯以銅為之且橫貫焉外雜以象牙玳瑁

實錄

王肅之奔魏也劉芳朱及相見嘗宴羣臣于華

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

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

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完而婦人笄如此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三 高暉堂

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內則稱

于事父母雖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

笄明矣肅亦以為然曰此真劉石經也昔漢世

造三字石經于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

步析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

經 非史。以下

女媧作竹簪堯作銅簪舜作象牙簪玳瑁釵桀

作金玉釧紂作翠翹金鈿步搖寶釵指環呂后

制五采通草花晉郭瑰始剪絲為花

釵子蓋古笄之遺象也至秦穆公以象牙為之

敬王以玳瑁為之始皇又金銀作鳳頭以玳瑁

為脚號曰鳳釵又至東晉有童謠言織女死時

人插白骨釵子白粧為織女作孝至隋煬帝宮

人插鈿頭釵子常以端午日賜百僚玳瑁釵匣

後漢書貴人助簪玳瑁釵 中華古今注

漢武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玉釵與

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

釵謀欲碎之開視匣唯見白燕直升夫後官當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三 高暉堂

作玉釵因名玉燕釵言其吉祥 洞冥記

趙后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鸞釵為昭儀簪髻 飛燕

盤龍釵梁冀婦所制

元帝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

晉書

後漢孫程十九人立順帝有功各賜金釧指環

則釧之起漢已有之也

涪陵山有大龜其中可卜其緣可作釵世號靈

叙華陽國志

軒轅臣于期作履制襪周公造偏屨屨為晉文帝造屨趙武靈王始效北蕃造靴

實錄曰履夏商皆以艸為之周以麻晉永嘉甲

以絲或云馬周始以麻為之名鞋也古今注曰

魏文帝絕寵段絲猶以之為履則非晉始以絲

為鞋矣按禮少儀云國雖靡敝君子不履絲屨

則周人已用為屨也

文子曰文王伐崇襪繫解則其物已見于商代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八

實錄曰自三代有之謂之角襪前後兩隻相承

中心繫帶魏文帝吳妃始裁縫以綾羅紬絹為

之洛神賦羅襪生塵是也

秦始皇有望仙鞋漢有伏虎頭履繡鴛鴦履東

晉有鳳頭履聚雲履五朵履南采有重臺履梁

有笏頭履分稍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漢履婦

入員頭男子方頭晉太康後婦人皆方頭

伊尹始為草屨周文王以麻為之至秦以絲為

屨令宮人侍從着之中華古今注

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為赤舄赤舄者天子之為

也黑舄天子之赤纁黃纁以赤黃之青句

履纁端服之絲為下緣絲為

之鼻素履有內去飾用之葛履夏衫絺縠以為

為之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凡

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周禮

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賈子

景公為履黃金之縶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約

其長尺水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

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八

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煖夏輕而清今君

之履水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

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

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

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

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

為善者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

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吏不得入公撤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又曰何不試之以是曰寧信度無自信也韓子

鬼谷先生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之術二子欲馳騫諸侯以智詐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先生痛其道廢絕數對蘇張涕泣然終不能寤蘇張學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為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矣神仙拾遺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高暉堂

公主山在華山中漢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避亂奔入此峯學道後得昇仙至今嶺上有一雙朱履傳云公主既于山中得道駙馬王咸追之不及故留二履以示之潘安仁有公主峯記述異

張衡同聲歌鞞芬以狄香鞞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謂之香薰履也

後漢江夏劉勤家貧作屨供食嘗作一雨縷斷動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責妻欺欺其

直因棄不食

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于眾坐伸脚及履至着而不疑續湯秋

劉敬宜嘗夜與僚佐宴坐空中有投一隻芒履

下座墜敬宜食盤上頃之而敗異苑

東晉侯宮人皆着綠絲屨齊書

後魏王遵業從容恬素常着穿角履好事者多

毀新履學之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高暉堂

有五色九色獅子之履金真玉光經

昔有仙人鳳子老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

日大雨有隣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

可借我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

即以草履擲與化為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為

不借致虛閣雜俎

木履起于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

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為履每思從亡之功輒俯

視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方



語

孔穿振方屐見平原君 孔叢子

抱木生于水松之傍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刀  
鋸乘濕時剝而為屨易于削瓜乾則鞣不可理  
也屨雖猥大而輕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  
可禦蒸濕之氣太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歎  
異然唾其作之陋但置諸外府以備方物而已

南方草  
木狀

舊為屨者齒皆達禰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三一 高暉堂

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  
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搆內外隆  
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晉書

沈麟士性寬恕一隣人認其所着屨麟士曰是  
卿屨耶即脫與跪而歸後隣人得屨送還前日  
辰曰非卿屨耶笑而受之 南齊書

釋名 以下釋

韠本明也趙武靈王服之 釋名

帝王貴臣多服九華帶烏皮六合靴唯天子帶  
加十二環以為差異 隋書

王儉嘗朝蕭琛年少未為儉識自負其才氣候  
儉宴于樂遊苑着虎皮靴策桃杖杖直造其坐  
儉與語大說 南史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八

三一 高暉堂

廣博物志卷之三十九

隴西董斯張纂

雲間陳繼儒訂

器用 諸器物

尹壽作鏡 玄中記

帝既與王母會於玉屋乃鑄大鏡十二面隨月

用之則鏡始於軒轅矣 黃帝內傳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大業禮

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一 高暉堂

見吉凶 太公陰謀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

摩以白旃鬚眉微毛可得而察 淮南子

昔有夫妻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為信其妻與人

通其鏡化鵲飛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後人因鑄

鏡為鵲安昔上自此始也 神異經

或問知將來吉凶為有道乎答曰用鏡九寸目

照有所思存七月則知神僊千里事也明鏡用

一或二謂之日月或用四謂之四規鏡 抱朴子

然失玉鏡用其噬獸 尚書商命期○又考靈耀云秦失金鏡魚日入珠

周靈王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

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擬自能轉動莫弘

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長弘幸媚而

殺之流血成石或玄或碧不見其尸矣 拾遺記

穆王時沮渠國貢火齊鏡人語則鏡中影應聲

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丈琥珀鳳

凰高六尺火齊鏡廣三尺闡中視物如書向鏡

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韓房身長一丈垂髮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二 高暉堂

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

餘步周人見之如神明矣 正上

有降靈壇養靈池分光殿五間奔雷室七間望

瞻閣十二丈上有金鏡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園

獻此鏡照見魑魅不獲隱形 洞冥記

日南國有神藥數千種其西南有石鏡方數百

里光明瑩徹可鑿五藏六府亦名僊人鏡國中

人若有疾輒照其形遂知病起何藏府即水神

藥餌之無不愈其國人壽三千歲亦有長生者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繪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

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明移辰常以琥珀竒盛之西京雜記

杜真孟宗周覽求師經歷齊魯資用將乏磨鏡

自給益部耆舊傳

河東孫博能引鏡為刀屈刀為鏡神僊傳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三

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

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

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

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魏志

仁壽殿前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十寸立

着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一怪也陸士衡書

王獻失鏡鏡在罍中罍中纜數寸而鏡尺餘以

問郭璞曰此乃和魅所為使燒車轄以擬鏡鏡

即出焉搜神記

胡太后使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鎖纜下一闕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闕諸門咸啓婦人各出戶前

扶南大船從西天竺國來賣碧坡瑤鏡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上向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

價約錢百萬貫杰公曰昔波羅尼斯國王有大福得獲二寶鏡鏡光可照太者三十里小者十

里至玄孫福盡天火燒宮大鏡光明皎潔災火不至焚幾小者光微為火所害雖光彩昧時尚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四 高暉堂

能辟諸毒物方圓百步蓋此鏡也時王賈得金

二千餘斤遂入商人之手後王福薄失其金寶

收奪此鏡却入王宮此王十世失道國人將謀

害之此鏡又出入於商賈其價千金傾竭府庫

不足也因命燕公與之論鏡由是信服四公記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嘗以師禮車之

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

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透鼻刻

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

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侶隸點畫無闕而非字畫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耳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天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悠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五

高暉堂

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雷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使云乞命卽變形度卽掩鏡曰汝先自叙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麤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六

高暉堂

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劔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後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能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日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旣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卽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任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携此

此忽爾見雷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



匣鏡又為致滿悉負雄家隣里與宴誰如  
 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  
 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為眷戀  
 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狸而死一座驚歎  
 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  
 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  
 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  
 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  
 寶鏡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七 高暉堂  
 明比及日復鏡亦清明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  
 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  
 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  
 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使  
 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  
 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  
 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  
 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  
 脫涼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

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  
 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  
 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  
 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臨室  
 光嘗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  
 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  
 國史欲為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  
 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  
 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八 高暉堂  
 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  
 是蘇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  
 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嘗召苗生謂曰  
 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  
 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著蘇公自  
 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  
 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派之  
 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  
 曰亦為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八侯家

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侶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九

三

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畱金煙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今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

矣前後今至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以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冥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虵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度便下收鏡命吏出虵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十

三

巨地蟠泊之跡旣而焚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滯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齋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水著體冷徹腑臟卽時執定至晚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有濟於衆今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

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約來謂度曰  
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請龍駒  
我印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來相  
託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  
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為我苦度所  
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  
大業十年度弟勛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  
山水以為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  
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別此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七

三九

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  
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勛勛曰意  
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所不體孔子  
曰匹夫不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  
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  
已與之訣別勛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  
非塵俗物也勛將抗志雲路棲踪煙霞欲兄以  
此為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勛得鏡  
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

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辭兄之後先  
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嶽巖  
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勛棲息止焉月夜三更  
後有兩人一貌鬚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鬪  
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勛曰何人斯居也  
勛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勛談久往往  
有異義出於言外勛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  
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為龜鬚  
者化為猿懸鏡至曉二身俱頽龜身帶綠毛猿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七

三九

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  
傍有池水湛然綠映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闕  
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  
黑雲大雹浸堤壞阜勛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  
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  
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細大於  
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  
角鬚尖狀如鱗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因而不  
能遠去勛謂蛟也失水而無能為耳及而為蛟

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履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勸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勸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即被殺其病者牀下有英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勸携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歛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躡攝山翅芳嶺或攀絕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三

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燕當路而蹲以鏡揮之能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朝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口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廻舟吾輩必葬魚腹勸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鼃鼃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清波洪有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徠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

異人張始鸞授勸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倉督李敬慎家有二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効勸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勸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勸停處勸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慎為主禮勸因問其故敬慎曰二女同居堂內閤子每至日晚即靚粧銜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閤子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四

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勸謂敬曰引示閤子之處其閤東有廳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牕櫺四條却以物也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勸曰粧梳入閤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勸按牕櫺子持鏡入閤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



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勸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卿未必可止吾于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卿也勸然其言卽時非歸便遊河非夜夢鏡謂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五 高暉堂

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勸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卽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勸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勸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

異聞集 下扇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而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焉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

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雉尾之祥服章冬用翟羽周制以為王后大人之車服

武王作翼世本

魯少千山陽人漢文帝徵服懷金欲問其道少

干執象牙扇出應門搜神記

梁冀作擁身扇續漢書

晉庾亮為荊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

物侍中劉劭對曰柏梁雲構工匠生居其下管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六 高暉堂

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虞之此扇以好不以新

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

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雲母帖其中彩

色明徹虎出時用此扇挾乘輿又有象牙桃枝

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作薄金色

拾遺記

義熙中高平壇茂崇喪亡其母沛郡劉氏晝眠

夢見崇手執團扇云崇年命未盡橫被災厲上

永邊離今以此扇奉別母流涕驚覺果于屏

間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撫執悲動異苑

齊高帝好畫扇何珉有蟬雀扇顧景秀所畫絕

巧獻之

張融弱冠有名道士陸脩靜以白鷺羽扇遺之

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南史以下

神鼎者質文之精也知吉知凶能重能輕不炊

而沸五味自生王者盛德則出宋書

金華山黃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甕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七子 高暉堂

像龍騰雲百神螭獸滿其中文曰真金作鼎百

神率服複篆書三足虞荔鼎錄

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

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

鼎上玄帝時命東海神使埋藏於此

軒轅自採首山之銅以鑄鼎虎豹百禽為之視

火參鑪鼎成而軒轅疾崩葬喬山五百年後山

崩空室無尸唯寶劍赤烏在耳一旦又失所在

也真諦

禹九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

禹鑄九鼎人不覺鼎移而日移五步自周邠

已來東南移不知今至何國也道人商行傳曰

鼎在罽賓孫賜之述書

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而陶鑄之於昆吾是

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

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

昆吾之墟上乙又言兆之繇曰饗矣逢逢白雲

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八子 高暉堂

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墨子

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公羊注

周鼎著倕而使訖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

也淮南子

鼎有黃耳利得鱣鯉歸藏古

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饒績於庸器計功之義

也文心雕龍

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荀况在嵩溪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純真

法大篆書四足

秦丞相樗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獨足古文大篆書

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大篆書

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見于泗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入水求之一絲未出龍嚙斷其口故泗上謠曰稱樂太早絕鼎絲

水經注

李斯為丞相鑄一鼎其文曰上丞相鼎埋於上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九 高暉堂

蔡東門

漢孝景帝鑄一鼎名曰食鼎高一尺銅金銀於為之形若瓦甑無足中元六年造其文曰五熟是滋君王膳之小篆書

武帝登泰山鑄一鼎高四尺銅銀為之其形如

羗有三足大始四年造其文曰登于泰山萬壽

無疆四海寧謐神鼎傳芳大篆書

元鼎元年汾陽得寶鼎即吾丘壽王所鑄之鼎

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為之四面

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家紀

靈圖未然之狀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峙山

伏其靈海伏其異此銘在底下又別有銘或浮

或沉皆古文複篆此上古之鑄造也總有九

昭帝元平元年於藍田覆車山鑄一鼎高三尺

受五斗刻其文曰宜君王和四方調滋味去腥

傷小篆書三足

廢帝賀以天鳳六年登位廢為海昏侯鑄一小

鼎貯酒其形若甕四足受二斗其文曰長滿上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九 高暉堂

小篆書

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僂掌鑄一鼎高五尺受

四斗擬承甘露刻其文曰萬國伏胎長久壽神

鼎承天酒三足小篆書又建章宮銅人生毛以

為美祥作一金鼎理之本宮

元帝初元二年鑄一鼎大如甕無足其文曰黃

帝膳鼎小篆書

或帝綏和元年匈奴平鑄一鼎其文曰寇盜平

黃河清八分書三足高五尺六寸

哀帝元壽元年鑄一鼎貯酒高四尺三足其文曰羣臣元日用醴小篆書

平帝元始五年鑄一鼎受二斗其文曰藥鼎三足八分書

王莽建國元年鑄一大鼎高一丈其文曰建國鼎莽自書埋之漸臺又作一鼎其文曰君臣之鼎並小篆書三足

後漢光武建元元年鑄一鼎其文曰定天下萬物伏小篆書三足高九尺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三 高暉堂

明帝永平十年鑄一鼎於洛水高六尺其文曰蛟龍伏大篆書三足又鑄一鼎於穀水高五尺其文曰穀洛小篆書四足

章帝元和二年於北嶽鑄一鼎高四尺無足其文曰鎮地鼎小篆書

安帝延光四年鑄一鼎於少室山其文曰承露鼎小篆書四足

順帝永建六年鑄一鼎於伊水名曰魚鼎高四尺三足

靈帝嘉平元年鑄一大鼎埋之鴻都門其文曰儒鼎古書三足

漢官儀曰開陽門夜植樓上帝因作一鼎其文曰柱鼎一足如馬蹄

蕭何為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已功其文曰紀功鼎亦是何自作署書體四足

張陵在雲臺山得僊作一鼎寫丹經理於雲臺山下

車千秋為丞相鑄一鼎文曰車丞相鼎八分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三 高暉堂

司馬遷南遊探禹穴作一鼎而小記年月日埋之秦望山

黃霸為潁川守神雀集遂刻鼎記之 孔光拜丞相鑄一鼎文曰丞相博山侯大篆書

王商為單于所畏遂令鑄一鼎刻記其功以勸功臣

楊震為太尉作一鼎其文曰太尉鼎古隸書 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

山甫鼎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 傳一



胡廣鑄一鼎其文曰孝子鼎八分書

陳太丘鑄一鼎藏於陘山

張衡制地動圖記之於鼎沉於西鄂水中

王允字子師郭林寒見而棄之允自鑄一鼎曰

千里八分書

王仲子為大司徒鑄一鼎其文曰司徒鼎大篆

書

王朗為司空鑄一鼎其文曰司空鼎複篆書

董卓為太師鑄一鼎其文曰太師鼎古隸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高暉堂

蔡伯喈為侍中封高陽侯作一鼎記漢家曆數

邕自書藏於泰山

蜀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曰克漢鼎

埋之丙穴中八分書三足又鑄一鼎沉於永安

水中紀行軍可變又於成都武擔山埋一鼎名

曰受禪鼎又埋一鼎於劔口山名曰劔山鼎並

小篆書皆武侯迹又時龍見武陽之水九目因

鑄一鼎像龍形沉水中

蜀章武三年先主作二鼎一與魯王文曰富貴

昌宜侯王一與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

隸書高二尺

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於漢川其

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之永安水中皆大

篆書又於玄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並無

文時亮行軍見此山勢似有王者故鎮之

魏武帝鑄一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

之能古文篆書四足更作鼎於太子名曰孝鼎

畫刻古來孝子姓名小篆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高暉堂

文帝黃初元年鑄受禪鼎其文曰受祚鼎小篆

書

明帝太和六年鑄一鼎三足名曰萬壽鼎小篆

書

鍾繇魏文帝賜五熟鼎

吳孫權黃武元年於彭蠡水沉一鼎其文曰百

神助陽侯伏三足大篆書又獵於樊山見一雉

問得何獸答曰得一豹曰何不截尾遂為雉立

廟并作一鼎文曰豹尾鼎

孫亮建興元年於武昌鑄一鼎其文曰鎮山鼎  
小篆書三足

孫浩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曆數八分書

吳顧邕鑄一鼎文曰顧元凱之鼎八分書

陸遜破劉備軍鑄一鼎紀其文曰破備鼎

晉懷帝永嘉六年鑄一鼎沉於瓜步江中無文

字鼎似龜形

符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內見金鼎走白

聖壑遺載取到化為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高暉堂

孔愉獲龜放之遂作一鼎刻其文曰孔敬康鼎

沉之於水

王羲之於九江作書鼎高五尺四面周匝書遍

刻之沉於水中真隸書

宋王劉裕晉永初三年從秦中還紀功鑄一鼎

於九江其文曰沸秦洛伏大漢古篆書

宋文帝得鰕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鰕魚四足

順帝昇明元年有人於官亭湖得一鼎上有古

文洵漢二字

齊高祖諱道成於齊中池內見龍聞簫鼓音遂  
埋一鼎其文曰龍鼎真書三足

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其文曰大通

真書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沉之九江中並

蕭子雲書又天監二年安豐得一角靈龜武帝

遂作一鼎投得龜處

陳武帝即位鑄一鼎其文曰元勳鼎沉於江

陳宣帝於太極殿中鑄一鼎其文曰忠烈常侍

丁初正書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高暉堂

孫公好古物鐘鼎什物珪璽錢貝必具子聞之

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

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鳳常雜以

芙蓉蓮藕之奇又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

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要為之為機環轉

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又

作九層博山香爐鏤為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

自然運動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

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西京雜記

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共博山鑪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凶有樹井林有孔非泉聞闔風至時發青煙此香鑪也語其主處求即得之集異記

釋寶海姓龔梁武自講涅槃命海論佛性義海升榻而執鑪香鑪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鑪非鑪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非纛不戴帝大悅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毛 高暉堂

宋費崇先者兵興人也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惠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鑪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竟來舉鑪將去崇先視膝前鑪猶在其處更詳視此人見提去甚分明崇先方悟是神異自惟衣裳新滌可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使去壺即復見此人還鑪坐前未至席頃猶見兩鑪既即合為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鑪影乎法苑珠林沈約有香鑪曰辟塵謝靈運有帳亦曰辟塵蘭

雜志

馮小憐有足鑪曰辟邪手鑪曰息涼冬天頃刻不離皆以其飾得名上

陶弘景母郝氏夢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南史

泰山父者時漢武帝東巡見父鋤於道頭上白尤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四竅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齒生神儒傳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天 高暉堂

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見臥虎射之一矢即墮斷其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洩器示辱之今人作虎枕自廣始

景初中咸陽吏王臣夜倦臥枕有頃聞竈下有呼聲曰承約何以不來枕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飲至乃在也列異傳

滕放夏斲文石枕臥忽暴雷震其枕旁微覺有聲不怖也其所枕蓋六安也異苑

宋世焦湖廟有一栲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坻墜

畢父縣人楊林為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若欲好壻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圻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大尉在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為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傍林槍然久之幽明錄

寧州嘗獻琥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其伐以琥魄療金劍士大悅命碎分賜諸將南史以下席

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為席曰西王母席也雜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一五 高暉堂

古今注

儒人鄭君坐玉華之席玉璣金璫經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

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

獨舉車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吾聞介冑坐陣

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

不敢以憂待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

寡人亦席矣晏子

石季龍作席以金裹五香雜以五采綫編蒲皮

綠之以錦新中記

邳州刺史韓務獻七寶林象牙席詔曰昔晉武

帝焚雉頭裘朕常慕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

奇麗之物有乖素風可付其家後魏書

海中浮鷁山去地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

有女道士百四十五人年並出百俱在學道遣

士獻紅席梁武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此草常

有紅鳥居下故以名觀其狀則鸞鳥也南史

會稽歲時獻竹箏供御世號為流黃箏西京雜記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三一 高暉堂

跋勒國貢文犀織以為箏洞冥記

茅君當受神靈之職眾賓皆至忽然有素縑帳

於屋下敷數重白氈金案玉杯人皆醉飽神僊傳

上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

為盤拾遺記

斯條國王作白珠交結帳吳時外國傳

帝於迷樓上張四寶帳各異各一名散春愁

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大業拾遺記



穆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恒輝又列瑤膏之燭遍於宮內又有風腦之燈又有水荷者出水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拾遺記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廂金玉珍寶不可稱計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啣燈燃燈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西京雜記

武帝燃芳首燈於閣上光色紫有白鳳異冠黑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三一 高暉堂  
龍鼻足來戲於閣洞冥記

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燒天下異香有沈光香塗窻香外國所貢青爐之燈燃照數里上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隋唐嘉話

龍脂為燈置水中即見諸物淮南萬畢術  
劉樊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史  
太昊制九針帝王世紀

黃帝創觀漏水隋志

雜父作春黃帝臣也世本

蚩尤作冶尸子

夏少康作箕帚古本

昆吾作陶赤翼作杆曰呂氏春秋周書又云神農作陶

伏羲氏作網黃帝作釜龍舜作瓦棺土槩夏昆

吾氏作瓦公輪般作石磴倕作鈔古史考

孟莊子作鋸上

神農作床席薦蓐被少昊作簀意作毯伊尹制承塵周公作章物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三一 高暉堂

軒轅作帷帳禹作屏伊尹作亮榻周公作簾

伏羲作木梳神農作篋管軒轅作鏡鑄刺刀少

康作搥子伊尹作油刷呂望作梳匣秦始皇作鏡臺

軒轅臣雍父作碓后稷作水碓魯般作礮磨礪

子晉杜預作連碓碓踏碓是也

神農作斧軒轅作鋸鑿般作鉞鑽鑿括

軒轅作吮中帝嘗作布袂湯作手巾脾中祖甲

作帛周公作紗單軒轅作几夏禹作案周公制

筵坵呂望作榻召公作椅漢武帝始奴其蕃作  
交椅曹操作懶架

神農作甌甕軒轅作釜甌鼎尊盤孟梳標匙筋  
祝融作鐵舜作俎豆敦勺禹作蓮豆盞湯作杯

周公作臺盞田恒作唾壺秦始皇制湯確  
軒轅始造記里鼓指南車周公作欵器

遂人作火神農因制陶冶軒轅作針剪少昊制  
灰汁米糊頴項作衣指后稷制砧杵后夔作衣

架紂作熨斗物原  
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三 高暉堂

為教作酒窄老聃作酒甌  
神農作油軒轅作燈唐堯作燈檠成湯作燭

遂人作樵祝融作炭唐堯作火爐伊尹作躋脚  
史佚作火杖秦始皇為烘籠晉羊琇作獸灰

軒轅作膠舜作漆公劉作黃蠟桀臣昆吾作石  
灰紂作脂粉周公作礪火秦穆公作輕粉劉安

作焰硝白蠟  
軒轅始作浴盆溺器高辛氏造為偃扇

柱作篋笠禹始為蓋魏神元帝始為傘字文涉

歸作禮衫雨籠公劉作泥甬厚斗伊尹始作桔  
槔史佚始作輓轆馬鈞始造稿桶

赫胥氏造梳以木為之二十一齒取疏通義  
梭一名脚躡蚕箔一名織籍

漢靈帝使畢嵐作翻車  
馮鈞居京城內無水灌園乃作翻車令童兒轉

之田家有水車即此器也魏略  
漢張讓作翻車名渴烏為曲角以氣引水

豪厚制鬢器也詩曰側斂移袖拂豪庫三餘帖  
廣博物志 卷之三九 三 高暉堂

無餘胡王有洛成天大旱浸于水即雨下三餘  
即當淨櫛器也

吳王堯夫人洛珍有櫛名玉雲  
淮陽王有薰籠賦

大衣篝一各答一名薰籠急就草注  
光武后陰麗華有金虬屈膝倒鳳銜花簫局

簫局古薰籠也女巫章丹陳珠以犀金雜花簫  
局自隨記事本

局自隨記事本

杵之神曰細腰庾信詩曰北堂細腰杵

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

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

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鸚夷

盃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

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

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漆罇一口有銘云元

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漆盤一枚銘

云初平二年造

南史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三五 高暉堂

竟陵王得古窰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

以問陸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詳視

器底彷彿可識如澄言

南史

西魏文帝造二歌器其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

同處一盤蓋有山山有香氣別有一仙人持一

玉餅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餅而注於器

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歌器也其二為二荷

叶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

注芙蓉而盈於器又為鳧雁蟾蜍以飾之謂之

小芝歌器二盤各有一鉢一鉢鉢圓而狀方中

有人焉言三才之象也器如觥形滿則平溢則

傾置之則殿以警滿盈焉

曹公作歌案臥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歌

又勝歌案

楊惲傳以方翅障面讀書不解方翅為何語按

說文作笛蓋薄也通作曲禮記曰薄漢書周勃

傳絳薄曲為業方言薄謂之曲此云方翅障而

蓋竹織方扇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九

三五 高暉堂